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九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録舉人臣周克鵬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九

宋　黄幹　撰

喪服變除九　喪禮七

補

疾病男女改服為賔客來問病亦朝服也庶人深衣　喪大記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不喪服求生主吉惡其凶也遂以主其喪謂養者有親也死則當為之主其為主之服如素無喪服　疏曰為已先有喪服養疾之時不著已之喪服也養者若於病者無親疾時雖養

死不得為主今死得為主故知養者於死者有親也云如素無喪服者身雖先有服養時既去其服今疾者身死已為之主即當更服服不服已先有之服也

其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

入猶來也謂養者無親於死者不得為主其有親來為主者素有喪服而來為主與素無服者異素無服素有服為今死者當服則皆三日成也

疏曰若來為喪主者身本吉無服既來為主則為此死者服始死之服若本有喪服今來為喪主仍以先喪之服主之所以然者已是死者之親屬當死者病時不得來為養不經變服故今為新死者不易已之喪服素無服素有服皆三日成也者謂已身若本有服及本無服若與死者有親則皆至三日成服皆為死者服其服也若本有服重而新死者輕則為一成服而反前服也若新死重則仍服死者新服也身本吉而來為主則計今親而依限服之也

養尊者必易服

養卑者否尊謂父兄卑謂子弟之屬　疏曰易服謂易已之喪服　喪服小記

右疾病改服

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交手哭雞斯依注為笄纚音古兮反纚音色買反徐所綺反跣悉但反扱初洽反衽而鴆反又而甚反親父母也雞斯當為笄纚親始死去冠三日乃去笄纚括髮也徒猶空也上衽深衣之裳前去起呂反　疏曰言親始死孝子先去冠唯留笄纚也徒空也無屨而空跣也扱上衽者上衽謂深衣前衽扱之於帶以號踊履踐為妨故扱之　詳見喪禮義　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易音亦　疏曰養疾者朝服羔裘玄冠即朝服也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故云易之而已　檀弓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

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迎魚敬反縞古老反總音摠 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 疏曰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女在塗以其聞喪即改嫁服故云未成服之服也士喪禮注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至將斂齊衰婦人亦去笄纚而髽皆不云縞總文不備也 曾子問

巾車王之喪服木車蒲蔽大複尾槖疏飾小服皆疏詳見制度

右始死變服喪服小記疏崔氏變除云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如故十五升白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而哭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是也其婦人則去纚衣與男

子同不徒跣不扱衽者問喪文知去纚者鄭注士喪禮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纚知著白布深衣者曾子問云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鄭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其齊衰以下男子婦人皆吉屨無約其服皆白布深衣知者鄭注喪服變除文又曰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 案崔氏云始死婦人去纚援鄭注士喪禮為證今考鄭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並無去纚之說乃知崔氏所得儀本注本漏却笄而纚至骨笄而十字遂誤有是說當改正 又案崔氏云始死以後小斂之前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案喪服小記云將小斂去笄纚著素冠視斂二說不同恐當以小記去笄纚著素冠視斂之言為正 通典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衰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惻怛痛疾孫為祖父後者

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為父同父為長子自天子達於士不笄纚不徒跣不食粥餘與子為父同妻為夫妾為君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　齊衰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父卒為繼母君母慈母孫為祖後者父卒為祖母服上至高祖母自天子達於士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祖母以下妻以上父卒為母同母為長子妾為君之長子皆不笄纚徒跣也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始死笄纚不徒跣不扱上衽其餘不見者與父卒為母同也　齊衰杖期者父在始有母之喪笄纚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為出母慈母繼母君母自天子達于士父卒為繼母嫁及繼母報繼子以上並與父在為母同夫為妻始死素冠深衣不笄纚不徒跣女子子在室為母不徒跣不扱上衽

齊衰不杖期者始有祖父母之喪則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哭踊無數餘應服者並同

齊衰三月者始有曾祖父母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其餘應服者同女子子適人者為曾祖父母素總餘與男子同　大功親長中殤七月無受服始有昆弟長殤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吉屨無絇成人九月從父昆弟之喪與殤同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為其母哭泣飲食居處思慕猶三年也其餘與士為從父昆弟相為服同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大夫為伯叔父母子昆弟之子為士者哭泣飲食思慕以上並猶期也天子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二王後者諸侯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命婦大夫之子諸侯之庶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卿大夫者與士之為姑姊妹適人者服同天子之昆弟為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大夫者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其異於男子者始死素總　小功五月無受服者始有叔父下殤之喪白布深衣十五升素冠

白布屨無約天子諸侯大夫為嫡子嫡孫以上並下殤不為次飲食衎爾為姑姊妹女子子之子昆弟之子夫昆弟之子下殤為人後者為其昆弟姑姊妹之長殤並哭泣飲食猶大功也大夫之子天子諸侯之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為從父昆弟從父姊妹祖父母為孫以上並長殤與叔父之下殤同姑姊妹適人者為昆弟姪之殤為從父昆弟之長殤同成人小功者從祖祖父母之喪與下殤小功服同餘應服者並同 緦麻三月之服者族祖父母始死朝服素冠吉屨無約婦為夫曾祖父母與於男子者以素總也 鄭玄云子為父斬衰始死笄纚如故諸侯為天子父為長子不徒跣為次於內子為母臣為君不笄纚不徒跣餘與為父同女子子嫁及在父室者及妻為夫妾為君不徒跣不扱上衽殺胸拊心哭泣無數韋帶如故餘與男子同 劉表云母為長子齊衰三年始死

不徒跣拊心哭泣女子已嫁而退在室父卒為母與母為長子同齊衰杖期者父在為母不徒跣哭踊無數為曾祖父母始死哭泣三日為舊君之母妻與為曾祖父母同

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扱初洽反劉初輙反疏曰云扱諸面之右者面前也謂袒左袖扱於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也實米唯盈取滿而已主人襲反位襲復衣也位在尸東疏曰云襲復衣也者以其鄉祖則露形今云襲是復著衣士喪禮上

右飯含

變服漢戴德喪服變除云斬衰三年之服尸既襲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屨之飾如刀衣鼻繩連以為行戒喪無飾速遽故無絇妻為夫妾為君尸既襲白布深衣素總白麻屨餘與男子同齊衰三年者父卒始有母之喪尸既襲服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

甫冠白麻屨無絇女子子在室父卒為母尸既襲素總　齊衰杖期尸既襲白布深衣十五升素章甫冠白麻屨無絇之喪尸既襲無變　齊衰不杖期者始有祖父母鄭玄云予為父斬衰尸既襲衣十五升布深衣扱上衽徒跣交手哭

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

環絰者一股所謂纏絰也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散帶　股音古纏直連反　疏曰環絰一股而纏也親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貴賤悉得加於環絰故云公大夫士一也云知以一股所謂纏絰者若是兩股相交則謂之絞今云環絰是周迴纏繞之名故知是一股纏絰也又鄭注弁云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彼絰注也知士素委貌者武叔投冠括髮諸侯之大夫當天子之士也云大夫以上素爵弁者雜記云大夫與

殯亦弁經以大夫與他殯尚弁經則其子弁經明矣諸侯以上尊固宜弁經　雜記　今案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尸出戶袒乃投其冠括髮子游嗤其不知禮疏云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失哀節故子游嗤之以此推之則小斂之時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而加環經可知及至大斂子亦弁經又按鄭注環經之末有散帶二字既馮尸主人絞帶條下孔疏亦云小斂于戶內後主人袒髻髮散帶垂今以記文考之小斂但言婦人帶麻主人絞帶不言主人帶經至奉尸夷于堂方言帶經而注說則以小斂之時散帶疏說又以為既小斂之後散帶其說不同皆不足為據也

凡斂者袒遷尸者襲　袒者於事便也　疏曰凡斂謂執大小斂事也事多故袒為便也遷尸者襲謂大斂於地遷尸入棺之屬事少故襲也

小斂卒斂主人馮

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婦人髽帶麻于房中說本作稅同他活反徐他外反髦音毛髽側爪反　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婦人之髽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疏曰士既殯說髦今小斂而說者人君禮也人君小斂說髦竟而男子括髮用麻也士小斂後亦括髮但未說髦耳婦人髽亦用麻對男子括髮也帶麻于房中者帶麻麻帶也謂婦人要經也士喪禮云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鄭云婦人亦首經但言帶者婦人重帶故云帶而略於經也于房中者謂男子說髦括髮在東房婦人髽帶麻于西房也詳見喪大記卒斂馮尸馮音憑主人髺髮袒衆主人免于房髺音括劉音活免音問　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髺髮者去笄纚而紒衆主人

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疏曰髺髮者去笄纚而紒
者紒上著髺髮也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
者此亦小斂節與斬衰髺髮同時此皆據男子言之

婦人髽于室

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 疏曰云齊衰以上至笄猶髽者謂從小斂著未成服之髽至成服之笄猶髽不改至大斂殯後乃著成服之髽代之也 詳見士喪禮

既馮尸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

衆主人齊衰以下 疏曰小斂于戶內訖主人袒髺髮散帶垂經不云絞帶及齊衰以有布帶事故記者言之案喪服苴經之外更有絞帶鄭注云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齊衰無等皆是布帶也知衆主人非衆子者以其衆子皆斬衰絞帶故知衆主人齊衰以下至緦麻首皆免也 士喪記

動尸舉柩袒而踊婦人不宜袒

詳見喪禮義

右小斂變服 案崔氏變除云士則死日襲明日小斂故士喪禮云小斂主人髺髮若大夫死之明日襲而括髮故鄭注喪服變除云尸襲去纚括髮在二日小斂之前是據大夫也大夫與士括髮於死者俱二日故鄭注問喪云二日去笄纚括髮通明大夫士也始死以後小斂之前大夫與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故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是素冠也以其始死哀甚未暇分別尊卑故大夫與士其冠皆同也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故喪大記云君大夫之喪子弁絰又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君大夫士一也鄭注云大夫以上素爵弁士

素委貌是也凡括髮之後至大斂成服以來括髮不改故鄭注士喪禮云自小斂以至大斂括髮不改但死之三日說髦之時以括髮因而壞損更正其括髮故士喪禮既殯說髦喪大記云小斂說髦括髮是正其故括髮也非更為之但士之既殯諸侯小斂于死者皆三日說髦同也其齊衰以下男子于主人括髮之時則著免故士喪禮小斂主人括髮衆主人免是也而喪服變除不杖齊衰條云襲尸之時云括髮者誤也其婦人將斬衰者于男子括髮之時則以麻為髽故士喪禮云主人括髮婦人髽于室其齊衰者于男子免時婦人則以布為髽故此經云男子免而婦人髽是也其大功以下無髽也其服斂畢至成服以來白布深衣不改其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冠皆于括髮之上

叔孫武叔

之母死武叔名州仇毀孔子者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冠素委貌子游曰知禮嗤之嗤昌之反疏曰士喪禮卒斂徹帷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筭主婦東面馮亦如之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下云士舉男女奉尸俠于堂喪大記亦云卒小斂主人袒說髦髻髮以麻下云奉尸夷于堂是括髮在小斂之後奉尸夷于堂之前主人為欲奉尸故袒而括髮在前今武叔奉尸夷堂之後乃投冠括髮故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云冠素委貌者案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注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鄭知然者以喪大記云君將大斂子弁絰大夫大斂無文明亦弁絰大斂既爾明小斂亦然故云大夫以上弁絰案武叔投冠武叔是諸侯大夫當天子之士故云士

素委貌若然案士喪禮主人括髮鄭注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括髮者去笄纚而紒無素委貌者熊氏云士喪禮謂諸侯之士故無素冠也崔氏云將小斂之時已括髮括髮後大夫以上加素弁士加素委貌至小斂訖乃投去其冠而見括髮今案士喪禮及大記皆小斂卒乃括髮無小斂之前為括髮者崔氏之言非也案士喪禮小斂括髮鄭注喪服變除云襲而括髮者彼據大夫以上之禮死之明日而襲與士小斂同日俱是死後二日也鄭注士喪禮一括髮之後比至大斂自若所以大記云小斂主人袒說髦括髮是諸侯小斂之時更括髮者崔氏云謂說去其髦更正括髮非重為括髮也

檀弓

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賓主人即位襲帶經踊 即位阼階之下

位也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　疏曰襲帶絰踊者拜賓時袒今拜訖襲衣加要帶首絰於序東復位乃踊也云有襲絰乃踊尊卑相變也者案士喪禮先踊乃襲絰此先襲絰乃踊士為卑此據諸侯為尊故云尊卑相變也

母之喪即位而免

免音問　記異者禮斬衰括髮齊衰免以至成服而冠為母重初亦括髮既小斂則免　疏曰為父喪拜賓竟而即阼階下位又序東帶絰猶括髮若為母喪至拜賓竟即位時不復括髮以免代之免以襲絰至大斂乃成服也所以異于父也

乃奠

小斂乃奠　疏曰乃奠者奠謂小斂奠也拜賓襲絰踊竟後始設小斂之奠也　喪大記

動尸舉柩袒而踊

詳見小斂條

大功以上散帶

小功緦輕初而絞之　疏曰小斂之後主人拜賓襲絰于序東小功以下皆絞之大功以上散此帶垂不忍即成之至成服乃絞　雜記

士舉男女奉尸俠于

堂主人拜賓即位襲經于序東俟音夷 疏曰云即位者謂主人拜賓訖即鄉東方阼階下西面踊踊訖襲經也 乃奠士喪禮上

右奉尸俟于堂變服孫崔氏變除云士死後二日襲帶經故士喪禮小斂之前陳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鬲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亦散垂斂訖主人拜賓乃襲經于序東既夕禮三日絞垂鄭注云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是主人及衆主人皆絞散垂此襲帶經絞垂日數皆士之禮也其大夫以上成服與士不同其襲帶經之屬或與士同或與士異無文以言之

君將大斂子弁經即位于序端子弁經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大夫之喪子亦弁經 疏曰成服則著喪冠也此云弁經是未成服此雖以大斂爲文其小斂時子亦弁經君大夫士之子

皆然故雜記云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云大夫之喪子亦弁絰者案雜記云大夫與殯亦弁絰與他殯事尚弁絰明自為父母弁絰可知其士則素冠故武叔小斂投冠是諸侯大夫與天子士同喪大記

主人及親者袒 袒大斂變也不言髽免括髮小斂以來自若矣 疏曰知袒為大斂變者前將小斂袒今言袒下即行大斂事故知為大斂變也云不言髽免括髮小斂以來自若矣者決前小斂袒男有括髮免婦人有髽今大斂袒不言者因小斂以來有此至成服乃改也

卒塗主人復位襲乃奠 士喪禮上

凡斂者袒而遷尸者襲 詳見小斂變服條

動尸舉柩袒踊 同上

君若視斂 斂大斂君視大斂皮弁服襲裘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

主人及衆主人袒卒塗卒奠君出門主人拜送襲入即位衆主人

襲士喪禮既殯主人說髦既殯置銘于肂復位時也今文說皆作稅　疏曰凡說髦尊卑同皆三日喪大記云小斂卒斂主人說髦髻髮以麻注云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　詳見士喪禮殯條

右大斂變服

天子崩三日祝先服祝之六反佐含斂先病　祝五日官長服官長大夫士七日國中男女服庶人三月天下服諸侯之大夫　疏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然云祝服故知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服杖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繐衰既葬

而除之也然四條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如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是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詳見喪大記成服條

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

疏曰云五日七日授杖謂為君喪也者案喪大記大夫喪士之喪皆云三日授子杖同主為其親也今云五日七日故知為君也喪服四制

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

三日者死之後三日也為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

疏曰大夫之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

大夫之喪三日之朝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

疏曰

三日之朝既殯謂死後三日既殯之後乃杖也主人主婦室老皆杖者應杖者三日悉杖也

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于死日亦得三日也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 疏曰前經大夫之喪云主人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羣婦故知容妾為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 詳見喪大記成服條

三日成服杖既殯之明日全三日 疏曰云既殯之明日者上厥明滅燎者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二日更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為三日也 士喪禮上

三日絞垂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垂者 散息但反 疏曰小斂日要經大功以上散帶垂不言成服之時絞之故記又言之云成服日者士禮生與來日則除死日三日成服此云三日絞垂之日也小功緦麻初

而紱之不待三日也士喪記

右成服 案崔氏變除云天子七日成服諸侯五日大夫士三日成服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有司卜人也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又布帶緇布冠此服非純吉又非純凶也皮弁則純吉之尤者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大夫士朔服皮弁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朝直遥反筮宅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長衣深衣之純以素也長衣練冠純凶服也朝服純吉服也大夫士日朝服以朝也詳見喪大記卜宅條筮宅主人皆徃兆南北面免絰兆域也新營之處免絰者求吉不敢純凶免如字又音勉

疏曰案雜記云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蕤占者皮弁下又云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彼有司與占者之服不純吉亦不純凶此乃主人之服免經亦不純凶也

卒筮主人經

士喪禮上

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 大記

右筮宅卜日變服

丈夫髽散帶垂 散悉但反 為將啟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髽

為于偽反見賢遍反免音問冠古亂反疏曰凡男子免與括髮散帶垂婦人髽皆當小斂之節今于啓殯時亦見尸柩故變同小斂之時故云為將啓變也云此互文以相見耳髽婦人之變者髽既是婦人之變則免是男子之變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免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髽不見人則婦人當髽矣故云互文以相見耳引

喪服小記者見未成服已前男子免而婦人髽既成服以後男子冠婦人笄若然小斂之時斬衰男子括髮齊衰以下男子免不言男子括髮者欲見啟殯之後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云散帶垂者小斂節大功已上男子皆然若小功已下及婦人無問輕重皆初而絞之

士喪禮下

主人袒啟遷于祖正柩　主人襲疏曰襲者從殯宮祖至此乃襲　主人袒乃載卒束襲袒為載變也疏曰將載主人先袒乃載故云為載變也卒束是載柩訖乃以物束棺使與柩車相持不動也　袒為將祖變疏曰下經商祝御柩乃祖是將祖故主人袒祖即變也　商祝御柩乃祖襲疏曰前祖為祖變今既祖訖故踊而襲　公賵主人及衆主人袒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西面　賓出主人送于門外襲　主人袒乃行袒為行變也乃行謂

柩車行也

出宮襲 疏曰襲訖而行也已上並士喪禮 動尸舉柩袒而踊 詳見小斂條

非從柩與反哭無免于堩 免音問堩古鄧反言喪服出入非此二事皆冠也免所以代冠人于道路不可無飾堩道路 疏曰道路不可無飾故孝子唯送葬從柩去及葬竟還反哭時於道得免而行自非此二條則不得免於道路也此謂葬近而反哭者若葬遠反哭在道則著冠至郊則乃反著免故小記云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是也 雜記

右啓殯朝祖柩行變服 今察崔氏變除云大夫及士男子散帶婦人髽與未成服時同其服則如喪服故既夕禮云丈夫髽散帶垂是也

屬引 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于緘耳 說土活反緘古咸反又古陷反 主人袒乃窆 窆下

棺也今文窆為封疏曰主人袒者為下棺變主人襲贈用制幣玄纁卒袒拜賓襲疏曰卒謂贈卒更袒拜賓　士喪禮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詳見虞變服條實土主人拜鄉人謝其勤勞襲如初士喪禮非從柩與反哭無免於堩詳見上柩行條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后免反哭比必利反墓在四郊之外疏曰遠葬者謂葬在四郊外遠處云比反哭者皆冠者既葬在遠處郊野之外不可無飾故至葬訖臨欲反哭之時乃皆著冠云及郊而後反哭者謂著冠至郊而后去冠著免反哭于廟　小記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報音赴冠如字又古亂反　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

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　疏曰前云赴葬者赴虞於疾葬者疾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人以下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緦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緦麻皆免也　喪服小記

右葬及反哭變服　崔氏變除云若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為環經大夫則素弁加環經士則素委貌加環經故下檀弓云弁經葛而葬鄭注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經是王侯與卿大夫士異也

弁經葛而葬　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冠素弁以葛為環經既虞卒哭乃服受服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衰侈袂

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　冔況甫反　周弁殷冔俱象祭冠而素禮同也　詳見喪禮義

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殽　以凶服從戎故墨之　遂

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記禮所由變　傳僖公三十三年
春秋左氏傳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絰不入庫門時子般弒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　弒音試遏於葛反
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麻猶絰也羣臣卑虞卒哭亦除喪也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　與音預　疏曰此一節論禮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絰葛絰也諸侯弁絰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皋門也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故葬竟除凶服于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所以至庫門而去絰絰謂葛絰絰既不入衰可知也經云大夫既卒哭麻不入上云絰不入故云麻猶絰也其實君絰用葛士大夫是臣故絰用麻也云羣臣卑虞卒哭亦除喪也者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

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羣臣須行虞卒哭之祭故卒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麻不入者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麻不復入案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時禍亂迫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既虞不復受服至卒哭揔除　檀弓

葬晉悼公 踰月而葬速也

平公即位 平公悼公子彪　彪彼虯反

改服脩官烝于曲沃 既葬改喪服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於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　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襄十六年春秋左氏傳

王大子壽卒穆后崩既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

年之喪二焉于是乎以喪賓宴樂憂甚矣且非禮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詳見喪通禮哀戚條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髽散帶垂也疏曰謂葬日反日中而虞及二虞時其後卒哭即服其故服是以既夕記注云自卒至殯自啓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始虞與葬服同三虞皆同至卒哭卒哭無時之哭則依其喪服乃變麻服葛也祝免澡葛絰帶布席于室中免音問澡音早澡治也治葛以為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然則士之屬官為其長弔服加麻矣主人倚杖入祝迎尸一人衰絰奉篚哭從尸一人主人兄弟士虞禮虞杖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詳見

士虞設饌條

緦小功虞卒哭則免棺柩已藏嫌恩輕可以不免也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為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卒哭則免如不報虞則除之

小功以下疏曰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者言遭緦小功之喪棺柩在時則當著免今至虞卒哭之時棺柩雖藏已久至虞卒哭之時亦著免也又曰言則免者則既殯先啓之間雖有事不免者以經云虞卒哭則免明未虞之前則不免也虞前有葬葬是喪之大事棺柩既啓著免可知嫌虞與卒哭棺柩既掩不復著免故特言虞卒哭以明之也云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者前云赴葬者赴虞于疾葬者疾虞今依時而葬不依時而虞主

人以下則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經云及虞則皆免承上文緦小功之下故知主人及緦麻皆免也 小記

有事于尸則去杖 詳見通禮喪服之變條

右虞變服

卒哭獻畢乃餞賓出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 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今文說為稅 疏曰云夕日則服葛者為祔期者今日為卒哭祭明旦為祔前日之夕為祔祭之期變麻服葛鄭云為祔期是因祔期即變之使賓知變節故也

婦人說首經不說帶 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 疏曰知齊斬婦人帶不變也者案喪服小記云齊衰帶惡笄

以終喪鄭云有除無變舉齊衰則斬衰帶不變可知齊斬帶不變則大功以下變可知大功小功婦人皆葛帶云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者以其與主婦同在廟門外主婦不變大功以下亦不變若然夕時不變夕後入室可以變故至祔旦以葛帶即位也　詳見士虞記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

疏曰斬衰三升者此明父母之喪初死至練冠衰升數之變并明練後除脫之差也受以成布六升者以言三升四升五升之布其縷既麤疏未為成布也六升以下其縷漸細與吉布相參故稱成布也　間傳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

疏曰云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者據至虞變麻服葛時更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為衰更以七升布為冠以其葬後衰殺衰冠亦隨而變輕故也　詳見喪服制度

去麻

服葛葛帶三重重直龍反　葛帶三重謂男子也五分去一而四糾之帶輕既變因為飾也婦
人葛經不葛帶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去一股則小于小功之經似非也　去起呂反糾居黝反股音
古　疏曰葛帶三重者既虞卒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于前以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
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經雖葛不三重也猶兩
股糾之也云五分去一而四糾之者以喪服傳云五服經帶相差皆五分去一故知受服之時以葛代麻亦五
分去一既五分去一唯有四分見在分為四股而糾之云帶輕既變因為飾也者男子重首而輕帶既變麻用
葛四股糾之以為飾也則知男子首經婦人要帶不三重為飾也云婦人葛經不葛帶者案少儀云婦人葛經
而麻帶又檀弓云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士虞禮曰婦人說首經不說帶注云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

變也其大功已下婦人亦葛帶也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是男女共為即知大功婦人亦受葛也云舊說云三糾之練而帶去一股者舊說所云至練之時又三分去一此既葬葛帶三重去其一股以為練之帶也云去一股則小於小功之絰似非也者斬衰既葬與齊衰之麻同斬衰既練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帶即與小功首絰同所云同者皆五分去一今乃三分斬衰既葬三重之葛帶去其一股以為練帶則是三年練帶小于小功首絰非五服之差次故云似非也 闕傳

婦人不葛帶

疏曰婦人重要而質不變所重故不葛帶至期除之卒哭直變絰而已大功以下輕至卒哭並變為葛與男子同絰首絰也婦人輕首重要故也 檀弓

婦人葛絰而麻帶

疏曰此謂婦人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故云葛絰婦人尚質所貴在要帶則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曰麻帶 少儀 斬

衰絞帶疏曰經帶至虞後變麻服葛絞帶虞後雖不言所變案公士衆臣為君服布帶又齊衰以下亦布帶則絞帶虞後變麻服布於義可也喪服本章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總子孔反笄音雞髽側爪反　疏曰三者並終三年乃始除之矣案喪服小記云箭笄終喪三年注云于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喪服

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間傳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此謂為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為受　詳見喪服制度

齊衰帶惡笄以終喪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婦人質于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小記

疏衰杖期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疏曰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

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

帶緣各視其冠 疏曰帶謂布帶象革帶者緣謂喪服之內中衣緣用布緣之二者之布升數多少視猶比也各比擬其冠也喪服本章

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卒哭子折笄首以笄布總折之設反 疏曰卒哭女子子哀殺歸于夫氏故折吉笄之首而著布總也案斬衰章吉笄尺二寸斬衰以箭笄長尺檀弓齊衰笄亦云尺則齊衰已下皆與斬同一尺不可更變故折吉笄首而已其總斬衰已六升長六寸鄭注總象冠數則齊衰總亦象冠數正服齊衰冠八升則正齊衰總亦八升笄總與斬衰長短為差但笄不可更變折

其首總亦可更變宜從功總十升之布總也

傳曰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為其大飾也　鏤劉音陋摘他狄反大音泰劉唐餓反　疏曰云吉笄象笄也者傳明吉時之笄以象骨為之據大夫士而言案弁師天子諸侯笄皆玉也鄭時摘頭之物刻鏤為之此笄亦在頭而去首為大飾明首亦刻鏤之故舉漢法況之也出適女子與在家婦俱著惡笄婦不言卒哭折吉笄首女子子即言折吉笄之首以女子外成既以哀殺事人可以加容故著吉笄仍為大飾折去其首詳見喪服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條

疏衰無受

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　疏曰此齊衰三月章凡變除皆因葬練祥乃行但此服至葬即除

無變服之理故云服是服而除喪服本章

大功無受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縟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縟故殤之經不樛垂蓋未成人也樛居糾反縟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　疏曰成人之喪既卒哭以輕服受之又變麻服葛至小祥男子除于首婦人除于帶是有變除之節也今于殤喪象物不成則無此除之節數月滿則除之　詳見喪服制度經帶制條

大功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疏曰此成人大功章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于此也又受麻絰以葛絰間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凡天子諸侯卿大夫即虞士卒哭而受服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于大

夫士也　疏曰傳以受服不言降大功與正大功直言義大功之受者鄭云此受之下也者明受盡于此以其小功至葬唯有變麻服葛因故衰無受服之法故傳據義大功而言也引閒傳者以大功既葬變麻為葛五分去一大小與小功初死同經正言三月者以天子諸侯絕旁期無大功喪此言三月者主于大夫士三月葬者本章

喪服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不言七升者主于受服欲其文相值　疏曰小功大功俱有三等此唯各言二等以此二小功衰受二大功之冠為衰二大功初死冠還用二小功之衰故轉相受也云不言七升者主于受服者以其七升乃是殤大功無受此主於受故不言七升也云欲其文相值值者當也以其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與降服小功衰十升同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其冠十一升與正服小功衰同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一升冠

十二升初死冠皆與小功衰相當故云文相值也是冠衰之文相值詳見喪服制度

小功即葛五月即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經帶而五月也間傳曰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喪服本章

右既虞卒哭受服崔氏變除云至既虞卒哭之時乃服變服故鄭注喪服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經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經不易腰帶大功小功婦人則易要帶為葛雖受變麻為葛卒哭時亦未說麻至祔乃說麻服葛故士虞禮云婦人說首經不說帶鄭云不說帶齊斬婦人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也至祔葛帶以即位案文直云婦人不辨輕重故鄭為此解

緦小功卒哭則免報虞卒哭則免詳見虞變服條大夫士既卒哭弁絰帶金革之事無辟也詳見喪通禮動作章巾車王之喪車素車棼蔽犬複素飾小服皆素詳見制度

右卒哭變服

緦衰既葬除之緦音歲　疏曰此緦衰是諸侯之臣為天子天子七月葬既葬除之公子為其母麻衣為其妻麻衣皆既葬除之喪服既葬各以其服除卒哭當變衰麻者變之或有除者不視主人　疏曰既葬謂三月葬竟後至卒哭重親各隨所受而變服若三月之親至三月數滿應除者葬竟各自除不待主人卒哭之變故云各以其服除也

檀

右既葬除服今案喪服記朋友亦當依氣節而除疏曰凡服弔服並與緦麻同三月除之矣為士雖比殯不舉樂其服亦當既葬除矣又案疏衰三月無受者緦麻三月者至三月數滿葬竟各自除當附此章然天子諸侯大夫士葬月不同其三月除服者入各以月數除服章

不杖麻屨喪服本章下同　疏衰無受　大功無受傳曰其長殤皆九月其中殤皆七月疏曰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唯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詳見喪服制度　大功即葛九月此成人大功章　小功五月疏曰此殤小功章不言無受者欲互見為義大功言無受此亦無受此言五月彼則九月七月

可知　小功即葛五月疏曰此成人小功章　緦麻三月疏曰三月者凡喪服變除皆法天道故此服之輕者法三月一時天氣變可以除之故三月也　案喪服小記云緦小功虞卒哭則免衰既稱免則衰服俟卒哭始除可知　已上殤服　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言喪之節應歲時之氣　小記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殤無變文不縟玄冠玄端黃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於成人為釋禫之服　朝直遥反　疏曰除殤之喪者謂除長殤中殤下殤之喪其祭也必玄者其除喪祭服必玄冠玄端黃裳與于成人之喪也云殤無變者無虞卒哭及練之變服所以然者文不縟意在于質不在繁縟若成人喪服初除著朝服禫祭始從玄端今除殤之喪即從禫服是文不繁縟也故鄭注喪服云縟數也玄冠玄端

黄裳而祭不朝服未純吉也者以經云必玄故知玄冠玄端也知黄裳者若其素裳則與朝服純吉同故知黄裳也知不玄裳者以玄黄相對之色故知釋禫之服若云玄裳即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文非釋禫服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也成成人也縞冠未純吉祭服也既祥祭乃素縞麻衣疏曰成喪謂成人之喪其祥祭也衣朝服而縞冠所以朝服縞冠者未純吉也又曰大夫朝服而祭朝服者玄冠緇衣素裳是純吉之祭服也今用縞冠是未純吉之祭服也同上

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諸父昆弟之喪如

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除私服言當者期大功之

喪或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疏曰如當者言此諸親自始死至除服皆在父母

服内故云如當也其除諸父昆弟之喪也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者謂既服除服而除竟亦反先服也此亦謂重喪葬後之時也何以知然既始末在重喪中則其除自然知在重喪之葬後也上文為父祥尚待母葬後乃除則輕親可知也然但舉此輕足明前之重而前文云言母喪得為父變除者庾氏云蓋以變除事大故也云雖有親之大喪猶為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者以在大喪之中得為輕服除者輕服是骨肉恩親故得除之云小功緦麻則不除者案服問云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據此言之是尋常小功緦麻不得易大功以上之服故知有大功以上之服不得為小功緦麻除服也云殤長中乃除者以服問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既變三年之葛明在大功以上服中為殤長中著服而又為之除也

雜記 兄弟之喪内除 詳見大祥除服條

右不杖以下各以月數除服　春秋哀公五年閏月葬齊景公閏不書此何以書據楚子昭卒不書喪以閏數數所主反　謂喪服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喪曷為以閏數喪數略也略猶殺也以月數恩殺故并閏數　疏曰鄭志趙商問曰文六年經曰閏月不告朔猶朝于廟穀梁傳云閏月附月之餘日喪事不數又哀五年閏月葬齊景公公羊傳云閏月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喪數略也此二傳義反于禮斷之何就答曰居喪之禮以月數者數閏以年數者雖有閏無與于數也然則鄭氏之意以為彼云喪事不數者謂期與三年也此云喪以閏數者謂大功以下也　公羊傳

祔杖不入於堂詳見士虞禮設饌條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祔兄弟之殤則練雜記詳見並有喪服章

右祔變服今案士虞記卒哭婦人說首絰不說帶注云大功小功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于主婦之質至祔葛帶以即位

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絰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濯太角反臨事去杖敬也濯謂溉祭器也溉古代反疏曰練為小祥也皆要絰杖繩屨者為喪至小祥男子除首絰唯有要絰而病尚深故猶有杖屨是末服又變為繩麻將欲小祥前日豫筮占小祥之日亦是占小祥之尸及視濯器則豫著小

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也所以然者此前三事悉是為祭祭欲吉故豫服也不言衰與冠者亦同小祥矣有司告具而後去杖者有司謂執事者鄉者變服猶杖今執事之人既告三事辨具將欲臨事故孝子便去杖亦敬生故也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者筮日與尸二事皆有賓來向當臨事時去杖今若執事之人告筮占之事已畢則孝子更執杖以拜送于賓矣不言視濯者視濯輕而無賓故不言也　喪服小記

右練筮日筮尸變服

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　喪服四制　期之喪十一月而練

此謂父在為母也　雜記　喪服疏云為妻亦申餘親帷至十三月而除之不練服也

期而練

大戴記

練練衣黃裏縓緣　縓七絹反淺赤色今之紅也　緣悅絹反　小祥練冠練中

衣以黄為内緣為飾黄之色卑于纁緣纁之類明外除纁許云反　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
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為中衣黄裏者黄為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為之黄
袷裏也縓緣者縓為淺絳色也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黄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明其外除故飾見外
也又曰纁是赤色也其色華美黄雖是正色卑賤于纁爾雅釋器云一染謂之縓三染謂之纁故言纁類也華
者在外故云明外除

葛要絰

要一遥反　疏曰葛要絰者亦小祥後事也小祥男子去首絰唯餘要葛
也

繩屨無絇

絇其俱反　疏曰繩屨者謂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
也無絇者絇屨頭飾也吉有喪無

角瑱

瑱吐練反　瑱充耳也吉時以玉人君有瑱　疏曰角瑱者瑱
充耳也人君平常吉用玉為之以掩于耳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為之又曰案吉時君大夫士皆有瑱

此唯云人君有瑱者以經云角瑱故鄭云吉時以玉據人君吉時又云人君有瑱故知人臣凶時無瑱

鹿裘衡長袪 袪起無反一音丘據反 衡當為横字之誤也袪袪謂褎緣袂口也練而為裘横廣之又長之又為袪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吉時麛裘 褎本又作袖音徐秀反袂面世反 疏曰鹿裘者亦小祥後也為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時則貴賤有異喪時則同用大鹿皮為之鹿色近白與喪相宜也衡長袪者衡横也袪褎緣口也小祥之前裘狹而短袂又無袪至小祥稍飾則更易作横廣大者也又長之又設其袪也練而為裘者為猶作也前時已有裘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横廣之又長之為袪更新造之又加此三法也

袪裼之可也 裼音昔 裼表裘也有袪而裼之備飾也玉藻曰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鹿裘亦用絞乎 麛音迷本又作麑同鹿子也豻音岸胡地野犬絞戶交反 疏曰袪裼之可也者裼謂裘上又加衣

也吉時裘上皆有裼衣喪已後既凶質雖有裘裘上未有裼衣至小祥裘既損長又有袪為吉轉文故加裼之可也案如此文明小祥時外有衰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裼衣裼衣內有鹿裘鹿裘內自有常著襦衣又曰引玉藻者以此經鹿裘直云裼之可不知裼用何衣大者曰鹿小者曰麛同類之物麛裘既用絞為裼則鹿裘亦用絞乎乎者疑辭然麛裘用青豻為褎則鹿裘之褎亦用青豻也

檀弓　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要絰不除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男子何為除乎首也婦人何為除乎帶也男子重首婦人重帶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縓七戀反緣音椽悅絹反 婦人重帶帶在下體之上婦人重之辟男子也其為帶猶五分絰去一耳 疏曰期而小祥練冠縓緣者父沒為母與父同也至小祥

又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用練易其冠也又練為中衣以縓為領緣也云其為帶猶五分絰去一耳者以婦人斬衰不變帶以其重要故也婦人既重其要恐要帶與首絰麤細相似同故云其為帶猶須五分首絰去一分耳以首尊于要但婦人避男子而重要帶耳 間傳

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 詳見制度冠制條

布總箭笄髽衰三年

疏曰言三年者此三者並終三年乃始除之矣案喪服小記云婦人帶惡笄以終喪彼謂婦人期服者帶與笄終喪此斬衰帶亦練而除笄亦終三年矣又以三年言之 喪服

疏衰三年 詳見疏衰章

齊衰帶惡笄以終喪 詳見卒哭受服條

疏衰杖期 疏曰雜記云十一月而練父在為母也為妻亦申 喪服

再期之喪三年也期之喪二年

也故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此謂練祭也禮正月存親親亡至今而期期則宜祭期天道一變哀惻之情益衰衰則宜除不相為也　衰色追反　疏曰祭不為除喪也者言為此練祭自為存念其親不為除喪而設除喪自為天道減殺不為存親兩事雖同一時不相為也故云祭不為除喪也此除喪謂練時除喪也男子除首絰女子除要帶與小祥祭同時不相為也若至大祥除喪此除喪亦兼之也大祥祭除喪亦與同日不相為元意各別也但祭為存親除喪為天道之變庾氏賀氏並云祭為存親幽隱難知除喪事顯其理易識恐人疑祭為除喪而設故記者特明之云祭不為除喪也祭雖不為除喪除喪與祭同時總而言之練祭祥祭亦各除喪也故下文云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又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是練祥之祭總名除喪　小記

縞冠玄武

子姓之冠也縞古老反又古報反　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武冠卷也古者冠卷殊　爲于僞反卷起惓反　疏曰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曰子姓云不純吉也者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吉而雜凶故云不純吉也卷用玄而冠用縞冠卷異色故云古者冠卷殊如鄭此言則漢時冠卷共材　玉藻

巾車王之喪車藻車藻蔽鹿淺複革飾詳見制度

右練受服除服案崔氏變除云其斬衰至十三月練而除首經練冠素纓巾衣黃裏縓爲領袖緣布帶繩屨無絇若母三年者小祥亦然如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其服變除與父没爲母同　今案小祥後又有受服經傳本無文惟喪服斬衰章賈氏疏論斬衰不書受月之説云斬衰初服麤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

小祥又以其冠為受衰裳七升冠八升自餘齊衰以下受服之時差降可知又案通典亦云三月而卒哭男子受以六升布為衰裳七升布為冠十三月小祥而練除首經受以七升布為衰裳當考

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無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家語 子貢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詳見喪禮義 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重奪孝子之心也 已練可以弁冕所謂皮弁爵弁服金革之事謂以兵事使之 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閔子騫以孝聞要

經而服事禮已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既而曰若此乎古之道不即人心既事畢言古者不敢斥君即近也退而致仕退退身也致仕還祿仕于君孔子蓋善之也善其服事外得事君之義致仕內不失親親之恩

宣元年春秋公羊傳

大祥吉服而筮尸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縞古老反疏曰大祥吉服而筮尸者吉服朝服也大祥之日縞冠朝服今將欲祥亦於前日豫服大祥之服以臨筮日及筮尸視濯今唯云尸不言日及濯者從小祥可知也大祥則并去絰杖繩屨故不云杖絰屨云凡變除者必服其吉服以即祭事不以凶臨吉也者下云大祥朝服縞冠是祥祭之時惟著朝服此筮尸又在

祥祭前已著吉服不以凶臨吉故也引間傳者以大祥之後著素縞麻衣此云吉服明非祥後之服是朝服也故引以證喪服小記

右大祥並尸變服

父母之喪三年而祥喪服四制　期之喪十三月而祥此謂父在為母也雜記案喪服疏云為妻亦申餘親期則除之已見上條　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祥因其故服朝直遙反為期為祭期也朝服以期至明日而祥祭亦朝服始即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祭猶縞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釋禫之禮云玄衣黃裳則是禫祭玄冠矣黃裳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綅冠踰月吉祭乃玄

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禫大感反纖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纖 疏曰祥謂祥祭之時主人除服之節于夕為期者謂于祥祭前夕豫告明日祥祭之期于此為期之時主人著朝服謂縞衣素裳其冠則縞冠也祥因其故服者謂明旦祥之時主人因著其前夕故朝服也云始即吉正祭服也者以其往前居喪今將除服故云始即吉于練祭之時不著祭服于此祥時正著祭服故云正祭服此朝服謂之正祭服者以諸侯卿大夫朝服而祭故少牢禮云主人朝服是也祭上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則祥後并禫服尊卑上下無別皆服此縞衣素裳也此據諸侯卿大夫言之故云正祭服引喪服小記者證此經中朝服是除成喪之服云祭猶縞冠未純吉也者以純吉朝服玄冠今著縞冠故云未純吉云既祭乃服大祥素縞麻衣者間傳文以祥祭奪情故朝服縞冠祥祭雖訖哀情未忘其服稍重加著縞冠素紕麻衣引禫釋之禮者是變除禮也其禮云玄衣黃裳既

著玄衣應著玄冠故云則是禫祭玄冠矣云黃裳者未大吉也者以大吉當玄衣素裳今用黃裳故云未大吉云既祭乃服禫祭朝服綅冠者亦變除禮文以祥祭之後乃著大祥素縞麻衣故知禫祭之後亦著禫服朝服綅冠也云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者以少牢吉祭朝服故也若天子諸侯以下各依本官吉祭之服也云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者謂既祭之後同平常無事之時故也從祥至吉凡服有六祥祭朝服縞冠一也祥訖素縞麻衣二也禫祭玄冠黃裳三也禫訖朝服綅冠四也踰月吉祭玄冠朝服五也既祭玄端而居六也　雜記

祥而縞　縞冠素紕也祥日著之故也　疏曰祥大祥也縞謂縞冠大祥日著之故也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是也　檀弓也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　紕音埤又婢支反　紕緣邊也紕讀如埤益之埤　既祥之冠也已祥祭而服之也間傳曰大祥素縞麻衣　疏曰縞是生絹而近吉當祥祭之時身著朝

服首著縞冠以其漸吉故也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朝服縞冠注云縞冠未純吉祭服也雜記曰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為期朝服鄭云祭服縞冠未純吉雜記又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鄭云縞祥祭之服據此兩經二注皆云祥祭縞冠若既祥之後微申孝子哀情故加以素紕以素重于縞也故此文云既祥之冠閒傳曰大祥素縞麻衣玉藻

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

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

此素縞者玉藻所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

疏曰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者謂二十五月大祥祭此日除脫則首服素冠以縞紕之身著朝服而為大祥之祭祭訖之後而哀情未除更反服微凶之服首著縞冠以素紕之身著十五升麻深衣未有采緣故云大祥素縞麻衣也云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者證當祥祭之時所著之服非是素縞麻衣也玉藻所云縞冠素紕

既祥之冠者證此經大祥素縞麻衣是大祥之後所服之服也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者案雜記篇云朝服十五升此大祥之祭既著朝服則大祥之後麻衣麤細當與朝服同者故知十五升布深衣也云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者若有采飾則謂之深衣深衣篇所云者是也若緣以素則曰長衣聘禮長衣是也若緣之以布則曰麻衣此云麻衣是也閒傳

弃杖者斷而弃之於隱者弃本亦作古弃字斷丁管反杖以喪至尊為人得而褻之疏曰杖是喪至尊之服雖大祥弃之猶恐人褻慢斷之不堪他用棄于幽隱之處使不穢汙喪大記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詳見喪服義

親喪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疏曰謂父母之喪外謂服也服猶外隨日月漸除而深心哀未忘

兄弟之喪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疏曰兄弟謂期服以下及小功緦也內心也

服制未釋而心哀先殺也　今案注說內除謂日月未竟而哀已殺若日月未竟而哀先殺則是不能終其喪也外除內除皆言日月已竟服重者則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則不惟外除而內亦除也注說失之

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竟也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　疏曰如未沒喪者謂父喪小祥後在大祥之前未竟之時也于時又遭母喪故云而母死也母死既葬後值父應大祥除服以行祥事故云服其除服也卒事謂父祥竟更還服母服也故云卒事反喪服若母喪未葬而值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也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為吉未葬為凶故未忍凶時行吉禮也　雜記　曾子問曰

大夫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有君服焉其除之也如

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又何除焉於是乎有過時而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詳見喪變禮並有喪條　巾車王之喪車騋車雚蔽然禊髹飾詳見制度

右大祥除服　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杖期之喪十三月除之　又案崔氏變除云斬衰二十五月大祥朝服縞冠故雜記云祥主人之除也於夕為期朝服又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

也朝服縞冠既祥乃服十五升布深衣領緣皆以布縞冠素紕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父在為母十三月而大祥其服變除與父沒為母同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欒力端反慱徒端反朱氏集傳曰賦也庶幸也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曰縞緣邊曰紕棘急也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之貌祥冠祥則冠之禫則除之今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矣安得見此服乎當時賢者庶幾見之至于憂勞也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賦也素冠則素衣矣與子同歸愛慕之詞也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韠音畢蘊于粉反賦也韠蔽膝也以韋

為之冕服謂之韍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于同歸

矣 詩檜國風

有子蓋既祥而絲屨組纓屨音句識其早也禮既祥白屨無約縞冠素紕約其俱反疏曰此絲屨組纓禫後之服今既祥而著故云識其早也云禮既祥白屨無約戴德喪服變除禮文縞冠素紕者玉藻文素紕當用素為纓未用組今用素組為纓故識之案玉藻云玄冠綦組纓者若其綦組為纓則當以玄色為冠若既祥玄冠則失禮之甚不應直識組纓也案士冠禮冬皮屨夏用葛無云絲屨者此絲屨以絲為飾約繶純之屬故士冠禮云白屨緇約繶純纁屨黑約繶純鄭注屨人云約屨頭飾繶是縫中紃純緣也此有子蓋亦白屨以素絲為繶純也 檀弓

中月而禫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　士虞記　期之喪十五月而禫此謂父在為母也　雜記　禫而纖無所不佩纖息廉反黑經白緯曰纖舊說纖冠者采纓也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纖或作綅　緯音謂紛芬芸反帨始鋭反綅息廉反又音侵　疏曰中月而禫者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為禫祭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禫而纖者禫祭之時玄冠朝服禫祭既訖而首著纖冠身著素端黃裳又云黑經白緯曰纖者戴德變除禮文云舊說纖冠者采纓也者以無正文故以舊說而言之云無所不佩紛帨之屬如平常也者此謂禫祭既畢吉祭以後始得無所不佩若吉祭之前禫祭雖竟未得無所不佩以其禫後尚纖冠玄端黃裳故知吉祭以後始從吉也若吉祭在禫月猶未純吉士虞記云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而猶未以其妃配則禫之後月乃得

禎平常閣傳

巾車王之喪車漆車藩蔽豻襍雀飾詳見制度

右禫易服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二十一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冠也踰月即吉服疏曰周制君甍之年屬前君明年始為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甍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其年為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為再期除喪服也至廿二月服闋闋息也知喪服息即吉服　書太甲

王宅憂亮陰三祀高宗居憂信默三年不言既免喪其惟弗言除喪猶不言政　書說命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諸允反又之閏反緣也早喪親雖除喪不忘哀也謂年未

三十者三十壯有室有代親之端不為孤也當室適子也深衣曰孤子衣純以素　早喪息浪反適丁歷反

疏曰孤子謂二十九以下而無父者當室謂適子也既少孤故雖除服猶自素也然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則嫡庶悉然今云當室則似庶子不同崔靈恩云指謂當室者不當室則純采所以然者當室之孤內理烝嘗外交宗族所履之事莫不傷心故特純素示哀也深衣不云當室者文略耳又曰三十以外遭喪者除服後即得純采今所言雖是除喪未三十不得純采若至三十則亦采也故云當室適子也

曲禮

孤子衣純以素

三十已下無父稱孤　疏曰深衣用十五升布鍛濯灰治者謂打洗鍛濯用灰治理使和熟也然則喪服麻衣雖似深衣之制不必鍛濯灰治以其雜凶故也　深衣

右既孤易服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服而往塗音徒封亦當為窆改服括髮徒跣布深衣扱上衽不以私喪包至尊扱初洽反衽而審反又而鴆反疏曰禮親始死笄纚小斂始括髮今臣聞君喪即括髮不笄纚者若尋常是吉今忽聞君喪故去冠而笄纚今臣有父母之喪葬在於塗首先服免忽聞君喪若著其笄纚則與尋常吉同以首不可無飾故括髮也曾子問父母之喪偕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偕音皆偕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于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重也假令父死在前月而同月葬猶服斬衰不葬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練祥皆

然卒事反服重　疏曰葬母既竟不即虞祔而更修葬父之禮也所以不即虞祔者虞祔稍飾父喪在殯故未忍為虞祔也待後事者後事謂葬父也葬母竟不即虞祔待葬父竟先虞父乃虞母所謂祭先重而後輕也其虞葬服斬衰者言父母俱喪而猶服斬者從重也雖葬母亦服斬衰葬之以其父未葬而不得變服也云其葬服斬衰直以葬為文明為母虞祔練祥皆齊衰也云卒事反服重者卒事之日反服父喪故云卒事反服重　小記

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　辟音避

疏曰易服謂為後喪所變也者以身先有前喪重今更遭後喪輕服欲變易前喪故云為後喪所變也　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　疏曰斬衰之喪既虞卒哭者謂士及庶人也故卒哭與虞並言之矣若大夫以上則虞受服故喪服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既

虞士卒哭而受服輕者包言斬衰受服之時而遭齊衰初喪男子輕要得著齊衰要帶而兼包斬衰之帶若婦人輕首得著齊衰首經而包斬衰之經故云輕者包也重者特者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經婦人重要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衰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單獨也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期之葛帶謂之重葛

疏曰云既虞卒哭云云者謂大功既虞卒哭之後大功葛帶輕于練之葛帶故男子反帶其練之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者以男子練時首經既除今經大功又既葬其首則經大功之葛經今云期之葛經以大功葛經既與練之葛帶麤細相似非上下之差故大功葛經但麤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其實大功葛經

也云婦人經絰其故葛絰帶期之葛帶者大功既葬之後大功首絰輕于練之葛絰故反服其練之故葛絰帶謂婦人練後要帶已除今大功已葬其要則帶大功葛帶也謂之期葛帶者麤細與期同其實是大功葛帶也

齊衰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此言大功可易齊衰期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兩言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絰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有期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

疏曰麻葛兼服之者即前文輕者包重者特之義今齊衰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易換輕者男子則大功麻帶易齊衰之葛帶其首猶服齊衰葛絰是首有葛要有麻故云麻葛兼服之文據男子也婦人則首服大功之麻絰要服齊衰之麻帶上下俱麻不得云麻葛兼服之也又曰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者以卑者可

包尊須特著其尊卑之義故于斬衰重服言之兼者不取其義直云絰帶麻葛兼有故于男子齊衰輕服言之也云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絰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令皆有者鄭以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此文承麻葛重下所以不稱麻葛重者以三年之喪既練之後男子除首絰是或無絰也婦人除要帶是或無帶也所以稱重以于先既單令首絰皆有故須稱重云期以下固皆有矣者言期喪虞卒哭男子首之與要固當皆有絰帶婦人亦然既不似既練之單所以不得稱重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同則兼服之此章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皆無易焉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

同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之為于偽反長丁丈反疏曰此明五服葛之與麻麤細相同同者與後兼前服也麻同則兼服之者以後服之麻與前服之葛麤細同則得服後麻兼前服葛也案服問篇小功緦不得變大功以上此小功之麻得變大功之葛緦之麻得變兼小功之葛謂成人大功之殤在長中服問已釋

服之服重者則易輕者也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疏曰兼服之服重者則前文重者特是也則易輕者也謂男子婦人則易換輕者前文輕者包是也又曰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者以前文麻葛兼服之但施于男子不包婦人今此易輕者男子則易于要婦人則易于首男子婦人俱得易輕故云則者則男子與婦人也云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絰者此明遭後喪服初喪男子婦人雖

易前服之輕至後服既葬之後還須反服其前喪故云男子反服其故葛帶婦人反服其故葛絰　其閒傳横渠張先生曰舊注不可用此為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衰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帶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于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衰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衰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絰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

除喪者先重者　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

易服者易輕者　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小喪也其易喪服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　疏曰此一節論服之輕重相易及除脫之義重謂男首絰女要絰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

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帶是也易服者易輕者易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變先者輕則謂男子要婦人首也謂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牡麻則重于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所輕故也男子易乎帶婦人易乎首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也　小記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絰之大俱七寸五分寸之一帶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絰之大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麻同皆兼服之皆者皆上二事也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疏曰凡筭之法皆以五乘母乘母既訖納子餘分以

為積數然後以寸法除之但其事繁碎故略舉大綱也又曰二事謂斬衰葛與齊衰麻同齊衰葛與大功麻同故云皆上二事也云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者以前文云易服者易輕者閒傳篇云男子重首則要輕也是男子易要帶不易首絰故云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也云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同自帶其故帶也者以下服初死故服下服之麻故檀弓篇云婦人不葛帶是也前服受服之時不變葛仍服前麻帶故云帶其故帶也云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者言婦人絰帶俱麻今經云麻葛兼服之故云主於男子也 同上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 上時掌反澡音早斷丁管反 疏曰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者謂大功以上為帶者麻之根本并留之合糾為帶如此者得變三年之練葛若麻之無本謂小功以下其絰澡麻斷本是麻之無本不得變三年之葛也言變三年葛舉其重

者其實期之葛有本者亦得變之矣 服問

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筭而反二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否

筭徐音䒹慈亂反重直勇反徐治龍反 謂大功之親為殤在緦小功者也可以變三年之葛正親親也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齊衰變既虞卒哭凡喪卒哭受麻以葛殤以麻終喪之月數非重之而不變為殤未成人文不縟耳下殤則否言賤也男子為大功之殤中從上服小功婦人為之中從下服緦麻 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者謂本服大功之喪今乃降在長中殤男子則為之小功婦人為長殤小功中殤則緦麻如此者得變三年之葛也終殤之月筭者謂著此殤喪服之麻終竟此殤之月筭數還反服三年之葛也是非重麻之為其無卒哭之稅者言服殤長中之麻不改又變三年之葛是非重此麻也所以服不改又變前喪葛者以殤

服質略初死服麻已後無卒哭之時稅麻服葛之法以其質略其文不縟故也下殤則否者以大功以下殤謂男子婦人俱為之緦麻其情既輕則不得變三年之葛也案上文麻之有本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雖是小功亦是麻之有本故喪服小記云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然齊衰下殤乃變三年之葛今大功長殤麻既無本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其殤服質略無虞卒哭之稅故特得變之若成人小功緦麻麻既無本故不得變也又曰云正親親也者以大功之親其殤所以得變三年之葛者以大功是正親親故重其殤也云三年之葛大功變既練者則雜記篇云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是也云齊衰變既虞卒哭者則間傳篇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是也云為殤未成人文不縟耳者縟謂數也謂禮文繁數若成人以上則禮繁數故變麻服葛今殤是未成人唯在質略無文飾之繁數故不變麻服葛也

服問

大夫

有私喪之葛則于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私喪妻子之喪也輕喪緦麻也大夫降焉弔服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　疏曰私喪之葛者謂妻子之喪至卒哭以葛代麻之後是私喪之葛則于其兄弟之輕喪則弁經者于此之時遭兄弟之輕喪緦麻亦著弔服弁經而往不以私喪之末臨兄弟也若成服之後則錫衰未成服之前身著素裳而首服弁經也　雜記

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注疏見上文

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互言之也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　要一遙反重直龍反　疏曰此一經明先有三年練冠之節今遭大功之麻易之先師解此凡有三義案聖證論云范宣子之意以母喪

既練遭降服大功則易衰以母之既練衰八升降服大功功衰七升故得易之其餘則否賀瑒之意以三等大功皆得易三年練衰其三等大功衰雖七升八升九升之布有細于三年之練衰以其新喪之重故皆易之皇氏云或不易庾氏之說唯謂降服大功衰得易三年之練其餘七升八升九升之大功則不得易三年之練令依庾說此大功者特據降服大功也故下文云而祔兄弟之殤雖論小功之兄弟而云降服則如此大功之麻易據殤也有三年之練冠者謂遭三年之喪至練時之冠以首經已除故特云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者初死者是降服大功則以此大功之麻易三年之練唯杖屨不易者言大功無杖無可改易三年練與大功初喪同是繩屨故杖屨不易又曰云練除首經者間傳云首經既除故著大功麻經云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者斬衰既練要經與大功初死要經麤細同斬衰是葛大功是麻故云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云言練冠易

麻互言之也者麻謂經帶大功言經帶明三年練亦有經帶三年練云冠明大功亦有冠是大功冠與經帶易三年冠及經帶故云互言之云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者經既言冠言麻以明換易又云杖屨不易則知衰亦在易中故言其餘皆易謂冠也要帶也衰也言悉易也然練之首經除矣無可易也又大功無杖亦無可易也而云易與不易者因其餘有易者連言之 雜記

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 免音問下及注不免者皆同練無首經于有事則免經如其倫免無不經經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也 疏曰既練遇麻斷本者此明斬衰既練之後遭小功之喪雖不變服得為之加經也既練之後遭遇麻之斷本小功之喪于免經之者以練無首經于小功喪有事於免之時則為之加小功之經也既免去經者謂小功以下之喪斂殯事竟

既免之後則脫去其絰也每可以絰必絰者謂于小功以下之喪當斂殯之節每可以絰之時必為之加麻也既絰則去之者謂不應絰之時則去其絰自若練服也又曰有事則免絰如其倫者倫謂倫類雖為之不變服其應免絰之時如平常有服之倫類也云免無不絰者解絰于免絰之于是免之時必著絰則大斂小斂之節衆主人必加絰也云絰有不免者解絰每可以絰必絰也云絰謂不免但云絰者謂既葬之後虞及卒哭之節但著絰不有免以服成故也是絰有不免者也

服問

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絰其緦小功之絰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為稅上如字下吐外反

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雜記曰有三年之練冠

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也　疏曰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者言小功以下之喪不合變易三年喪之練冠其期之喪冠亦不得易也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者謂如當緦小功著免之節則首經其緦與小功之經所以為後喪緦經者以前喪練冠首經已除故也上經云小功不易明緦不易下經云緦小功之經兼言緦者恐免經不及緦故也因其初葛帶者言小功以下之喪要中所著仍因其初喪練葛帶上文云期喪既葬則帶練之故葛帶此小功以下之喪亦著練之初葛帶不云故而云初者以期初喪之時變練之葛帶為麻期既葬之後還反服練之故葛帶故言故也謂其小功以下之喪不變練之葛帶故云初葛帶也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者謂以輕喪之麻本服既輕雖初喪之麻不變前重喪之葛也以有本為稅者稅謂變易也所以緦之麻不變小功者以其緦與小功麻經既無本不合稅變前喪唯大功以上麻經有本者得

稅變前喪也又曰云稅亦變易也者以一經之內有變有稅稅兩文故言稅亦變易也引雜記者欲明大功之麻非但得易期喪之葛亦得易三年練冠之葛也

服問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服其功衰期音基

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絰期之葛絰三年既練首絰除矣為父既練衰七升母既葬衰八升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衰服麤衰

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者謂三年之喪練祭之後又當期喪既葬之節也則帶其故葛帶者故葛帶謂三年練葛帶也今期喪既葬男子則應著葛帶與三年之葛帶麤細正同以父葛為重故帶其故葛帶絰期之絰者謂三年練後首絰既除故絰期之葛絰若婦人練後麻帶除矣則絰其故葛絰帶期之麻帶以其婦人不葛帶故也服其功衰者功衰謂服父之練之

功衰也又曰三年既練期既葬差相似也者三年既練要帶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期之既葬其帶亦然故云差相似但父帶為重故帶其故葛帶也云經期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者以三年既練男子除于首是男子首經除矣其首空故經期之葛經此文主于男子也若其婦人則首經練之故葛經練後麻帶已除則要經期之麻帶也云為父既練衰七升者以間傳稱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則知既練衰七升也云母既葬衰八升者此言八升者誤當云七升故間傳云為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是既葬受時為母衰七升也云凡齊衰既葬衰或八升或九升者以父之既練母之既葬衰皆七升其齊衰仍有八升九升故更言之八升者是正服齊衰或九升者是義服齊衰也云服其功衰服麤衰者功即麤也言齊衰既有八升九升服也其麤者謂七升父之衰也經不云服其父衰而云功衰者經稱三年之衰則父為長子及父卒為母皆是

三年今期喪既葬反服其服若言功衰揔道三人故不得特言服父衰也母喪既練雖衰八升與正服既葬齊衰同以母服為重亦服母之齊衰也皇氏云謂三年既練之後初遭期喪今謂此經亦三年未練之前初有期喪未葬為前三年之衰為練祭至期既葬乃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必知其期喪未葬已前得為三年練祭者雜記篇云三年之喪既顈其練祥皆行彼謂後喪亦三年既顈之後得行前三年之喪練祭則知後喪期年未顈之前得為三年之喪而行練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

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期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差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衰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　疏曰有大功之喪亦如之者此明三年之喪練後有大功之喪也大功之喪者為大功喪既葬以前經云期之喪既葬則此大功之喪亦既葬不云既葬者從

上省文也亦如之者言亦帶其故葛帶經期之葛經也
又曰言大功初死之麻變三年練後之葛首要皆麻矣
故閒傳謂之重麻也云期既葬之葛帶者謂大功既葬
葛帶以次差之三寸有餘三年練之葛帶以次差之則
四寸有餘大功既葬葛帶小于練之葛帶故反服練之
故葛帶也又大功既葬者首經四寸有餘若要服練之
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既麤細相似不得為五分
去一為帶之差故首經與期之經五寸有餘進與期之
既葬同也故云經期之經是差次之宜也此注亦主于
男子矣其婦人之服于下閒傳篇具釋也云此雖變麻
服葛大小同耳者大功初喪服麻之時首經五寸餘要
帶四寸餘大功既葬之後首經應合四寸餘要帶本合
三寸餘既服練之要帶四寸餘則其首經合五分加一
成五寸餘也是大功初死之麻齊衰既葬之葛與初死
之麻大小同耳云亦服其功衰者亦上文也服其功衰
謂服父之練衰也以大功初喪者衰七升八升九升然

服父七升也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經帶皆麻者間傳篇云斬衰既練遭大功之喪既重麻則知斬衰既練遭齊衰灼然重麻故云經帶皆麻也此熊氏皇氏之説檢勘鄭意其義然也雀氏云此經大功之喪承前經之下既有三年之練又有期喪既葬合大功既葬之後故帶其練之故葛帶經期之葛經於此經文其義得通然于間傳之文于義不合案間傳斬衰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丈各別則此經文大功唯據三年練後不合期喪既葬也注云男子經期之葛經婦人帶期之葛帶其誤者為期經期帶謂其大功之經大功之帶然于鄭注其義稍平也當以熊皇為正也

小功無變也

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　累劣彼反又劣偽反　疏曰小功無變也謂先有大功以上喪服今遭小功之喪無變于前服不以輕服減累於重也　服問

如三年之喪則既穎其練祥

皆行顙口迥反徐孔顙反沈苦頂反顙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言今之喪既服此主謂先有

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顙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顙

疏曰如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此明前後俱遭三年之喪後喪既受葛之後得為前喪練祥既顙者謂後喪既虞卒哭合以變麻為葛無葛之鄉則用顙也後喪既顙之後其前喪須練祭祥祭皆舉行之又曰云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者以經不云長子之喪而云三年之喪既顙明三年之文互包父母故知先有長子之喪既顙也依禮父在不為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者庾氏及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應云今又喪母不得并稱父也庾氏又云後喪既顙又前喪練祥皆行若後喪既殯得為前喪虞祔未知然否且依録之云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者

以此經云三年之喪既顈不云未沒喪則知既顈與未沒喪者別也既顈是既虞受服之時沒喪是既練之後稱言未沒是將沒之文故知練後也若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為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為母是也若先有母喪而後父卒母喪雖有期父喪既顈母之練祥亦皆行也　雜記

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於殤　此兄弟之殤謂大功親以下之殤也斬衰齊衰之喪練皆受以大功之衰此謂之功衰以是時而附大功親以下之殤大功親以下之殤輕不易服　疏曰明有父母之喪既練之後得附兄弟小功之殤尚功衰者謂三年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同故云功衰今已有父母之喪猶尚身著功衰令兄弟有殤在小功者當須附祭故云而附兄弟之殤則練冠附于殤者小功以下既輕不合改練時之服則身著練冠附祭於殤　同上

右並有喪服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疏曰久而不葬者謂有事礙不得依月葬者則三年服身皆不得祥除也今云唯主喪者亦欲廣説子為父妻為夫臣為君孫為祖得為喪主四者悉不除也其餘以麻終月數者其餘謂期以下至緦也麻終月數者主人既未葬故諸親不得變葛仍猶服麻各至服限竟而除也除喪則已者謂月足而除不待主人葬除也然此皆藏之至葬則反服之也故下云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是也然雖緦亦藏服以其未經葬故也盧曰其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耳其餘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矣案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謂此在不除之例以尊主卑不得同以卑主尊無緣以卑之未葬而

使尊者長服衰經也主喪不除唯于承重之身為其祖若子之為父臣之為君妻之為夫此之不除也 小記

又案司徒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思答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朞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 孔叢子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 再祭練祥也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而祭必異月者以葬與練之閒不同時而除喪 祥本異歲宜異時也已祥則除不禫 疏曰云已祥則除不禫者以經直云必再祭故知不禫 禫者本為思念情深不忍頓除故有禫也今既三年始葬哀情已極故不禫也 詳見祔練祥禫記練條

右久不葬服

君弔則復殯服 復反也反其未殯未成服之服新君事也謂臣喪既殯後君乃始來弔也 詳

見喪大記殯後受弔條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

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不散麻者自若絞垂為人君變貶於大斂之前既啓之後也親者大功以上也異國之君免或為弔疏曰凡大斂之前著免大功以上散麻大斂以後著冠不散麻絰其垂也至將葬啓殯之後已葬之前亦免大功以上亦散麻若君弔雖不當免時必為之著免不散麻帶貶於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者已君之來其免如此雖他國君來與已國君同主人為之著免主人既免大功已上親者皆從主人之免敬異國君也異國之君尚然已君來弔主人著免則親者亦免可知也注云不散麻者自若絞垂者若如也大斂以前散麻帶垂大斂畢後絞其垂者今人君來弔自如尋常絞垂不散麻也所以然者為人君變貶于大斂之前及既啓之後也

小記

當祖大夫

至雖當踊絶踊而拜之反改成踊乃襲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後拜之不改成踊詳見士喪禮奉尸俟于堂拜賓條諸侯弔雖已葬主人必免必免者尊人君為之變也小記凡喪服未畢有弔者則為位而哭拜踊客始來主人不可以殺禮待之疏曰凡喪服未畢者是喪服未畢了猶有餘日未滿其禮已殺若有人始來弔當為位哭踊不以殺禮而待新弔之賓也言凡者五服悉然雜記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而為主親質不崇敬也疏曰夫免必有時若葬後唯君來弔雖非時亦為之免崇敬欲新其事也若五屬之親非時而奔則主人不須為之免也嫌親始奔亦應崇敬如君故明之也

子游曰既祥雖

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于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為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　疏曰既祥謂大祥之後有人以喪事來弔者雖不當縞者謂來弔者既晚不正當祥祭縞冠之時必縞然後反服者主人必須反著此祥服其先未來今始弔者雖禫祭除喪之後猶練冠而受弔則衛將軍文子之子是也練重于縞此禫祭之前尚吉而受禮明此來者是于前先已來今重至故主人著縞冠經于練冠也云其于此時始弔者則衛將軍文子之為之者鄭云此者證其來雖在後其實事不同衛將軍文子之子是除喪服之後始來弔此據於先已來弔之後始來贈賵也云反服素縞麻衣者鄭恐反服夕吉服之服此謂禫祭之前故知反服素縞麻衣也　雜記

右受弔變服

晉侯彪卒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

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昭十年春秋左氏傳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主人文子之子簡子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中丁仲反

深衣練冠凶服變也待于廟受弔不迎賓也

中禮之變 疏曰既除喪大祥祭之後身著深衣是既祥之麻衣也首著練冠謂未祥之練冠也

又曰此謂由來未朞者故練冠若曾來已朞祥後為喪事更來雖不及祥祭之日主人必服祥日之服以受之故雜記云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注云謂有以喪事贈賵來者雖不及時猶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雜記經文本為重來者故縞冠衛將軍之子始來者故練冠故雜記注引此文者證祥後來弔之事一邊耳推此而言禫後始來弔者則著祥冠若禫後更來有事主人則著禫服其吉祭已後或來弔者其服無文除喪之後亦有弔法故春秋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是也　檀弓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稅他活反　徐他外反

謂子生于外者也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于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

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于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讀如無禮則稅之稅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　疏曰謂父先於本國有此諸親後或隨官出遊居於他國更取而生子此子生則不及歸與本國祖父以下諸親相識故云不及謂不及歸見也而父稅喪已則否者若此諸親死道路既遠喪年限已竟而始方聞父則稅之稅之謂追服也父雖追服而此子否故云已則否也所以否者鄭言不責非時之恩于人所不能也若時年未竟則稅服其全服然已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取所生之子則為已弟故有弟也

小記　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小功緦麻不稅者也雖不服猶免袒尚左手吉拜也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　疏曰此謂小功以下之喪既除喪之後而始聞喪之節免袒成踊者小功以下應除之後服雖

不稅而初聞喪亦免袒而成其踊也以本是五服之親為之變也拜賓則尚左手者于時有賓來弔拜賓之時尚其左手謂左手在尚從吉拜也 奔喪

為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臣之恩輕也謂卿大夫出聘問以他故久留降而在緦小功則稅之謂正親在齊衰大功者正親緦小功不稅矣曾子問曰小功不稅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此句脫誤在是宜承父稅喪已則否 脫音奪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謂君出朝覲不時反而不知喪者近臣閽寺之屬也其餘羣介行人宰史也 疏曰近臣君服斯服矣者鄉明臣獨行不稅此明賤臣從君出朝覲在外或遇險阻不時反國比反而君諸親喪君自稅之而臣之卑近者則從君服之非稅義也其餘為臣之貴者羣介行人宰史之屬若君親服限未除而君既服

之則臣下亦從而服之也若限已竟而君稅之此臣不從君而稅　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從服者所從雖在外自若服也疏曰為君之父母者此謂臣出聘不在而君諸親喪而臣後方聞其喪時若君未除則從為服之若君已除則臣不稅之所以然者恩輕故也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此句廣釋檀弓中曾子所說也曾子所云小功不稅是正小功耳若本大功以上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為稅之本情重故也　小記

曾子曰小功不稅　據禮而言也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大功以上然小功輕不服上時掌反　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　言相離遠者聞之恒晚　而可乎　以已恩怪之疏曰此一節論曾子怪于禮小功不著稅服之事曾子以為依禮小功之喪日月已過不更稅而追服則是遠處兄弟聞喪恒晚終無服而可乎言其不可也曾子仁厚禮雖如此猶以為薄故怪之此據正

服小功也故喪服小記云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其餘則否鄭康成義若限內聞喪則追全服若王肅義限內聞喪但服殘日若限滿即止假令如王肅之義限內祇少一日乃始聞喪若其成服服未得成即除也若其不服又何名追服進退無理王義非也 檀弓

右稅服

席蓋重素不入公門 重直龍反 席蓋載喪車也雜記曰士輤葦席以為屋蒲席以為裳帷重素衣裳皆素也 疏曰臣有死于公宮可許將柩出門不得將喪車凶物入之車比棺為緌宜停外也重素衣裳皆以素謂遭喪之服亦不宜著入公門也注引雜記證席蓋是喪車也輤喪車邊牆也言席蓋蓋謂士耳舉士為例卿大夫喪車亦不得入

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 苞白表反扱初洽反衽而

審反屝于涉反 此皆凶服也苞藨也齊衰藨蒯之菲也問喪曰親始死扱上衽屝猶伏也喪冠屝伏苞或為菲 疏曰謂藨蒯之草為齊衰喪屨扱衽者親始死孝子徒跣扱上衽也屝冠者素冠也屝帖無梁纚為五服喪所著不得著入公門也苞謂杖齊衰之屨故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藨蒯之菲也此云苞屨扱衽不入公門服問云唯公門有稅齊衰注云不杖齊衰也于公門有免齊衰則大功有免絰也如鄭之言五服入公門與否各有差降熊氏云父之喪唯扱上衽不入公門冠絰衰屨皆得入也杖齊衰則屨不得入不杖齊衰衰又不得入其大功絰又不得入其小功以下冠又不得入此屝冠入謂小功以下之冠故云不入公門凡喪冠皆屝大功以上屝冠宜得入公門也凡喪屨案喪服斬衰用菅屨杖齊衰用苞不得杖齊衰用麻大功用繩故小記云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其小功以下鄭引舊說云小功以下吉屨無絇

書方衰凶器不以

告不入公門此謂喪在内不得不入當先告君耳方版也士喪禮下篇曰書賵于方若九若七若五凶器明器也疏曰此謂臣有死于公宫應須凶具此下諸物並宜告而後入者也書謂條録送死者物件數目多少如今死人移書也方版也者百字以上用方版書之衰者孝子喪服也厭冠苴屨尚不入衰告乃入者熊氏云上不入謂公宫庫雉路之門今此不入公門者國城之門謂卿大夫之喪從外來恐非也蓋公門非一或是公之外門及百官治事之處君許其在内殯及將葬之禮故須告乃入也曲禮

三年之喪以衰裳入朝非禮也是謂君與臣同國臣有喪事而不歸反服其衰裳以入朝是謂君臣同國無尊卑也有喪不歸唯君耳臣有喪當致仕而歸疏曰君之喪而在國臣有喪而不歸家是君與臣共國也禮運

凡見人無免絰雖朝於君無免絰

唯公門有稅齊衰詳見喪服義

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蟜居表反說他活反本亦作稅徐又申銳反見賢遍反夫季孫夙也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季武子魯大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失俗也道猶禮也檀弓

麻者不紳執玉不麻麻不加於采紳音申吉凶不相干也麻謂經也紳大帶也喪以要經代大帶也麻不加於采采謂衣采者不麻謂弁經者必服弔服是也采玄纁之衣疏曰麻者不紳麻謂經紳謂大帶言著要經者而不得復著大帶也故在喪以經代紳執玉不麻者謂平常手執玉行禮不得服衰麻也案聘禮已國君薨至於主國衰而出注云于是可以凶服將事以行聘饗之事執玉得服衰經者彼謂受主君小禮得以凶服若行聘饗大事則吉服故鄭云

其聘饗之事自若吉也謂得著吉服麻不加于采者謂弁經之麻不得加于玄衣纁裳之采也 雜記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 免音問 疏曰悲哀哭踊之時不在于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 玉藻

君之喪子大夫寢門之外杖寢門之內輯之夫人世婦在其次則杖即位則使人執之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聽卜有事於尸則去杖大夫於君所則輯杖於大夫所則杖 輯側立反去起呂反輯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拄地也夫人世婦次于房中即位堂上堂上近尸殯使人執杖不敢自持也子于國君之命輯杖下成君不敢敵之也卜卜葬卜日也凡喪祭虞而有尸大夫于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獨焉則杖

君　謂子也于大夫所杖俱為君杖不相下也　拄知主反　疏曰子大夫寢門之外杖者子謂兼適庶及世子也寢門殯宮門也子大夫廬在寢門外得持杖拄地行以至寢門寢門也寢門之內輯之者斂之不拄地殯柩在門内神明所在故入門斂之不敢拄地也若庶子至寢門則去杖不得持入也此大夫與子同者謂大夫特來不與子相隨也若與子相隨子杖則大夫輯子輯則大夫去杖故下文云大夫于君所則輯杖是也大夫世婦在其次則杖者次謂婦人居喪之地在房內則得持杖拄地也即位則使人執之者婦人之位在堂堂上有殯若出房即位則不復自執但使人代執之自隨不拄地也子有王命則去杖者子亦謂世子也世子若有天子之命對之則不敢杖故去之以尊王命也國君之命則輯杖者國君若隣國之君使人來弔雖為敵國而世子自卑未敢比成君故自斂杖以敬彼君命也聽卜有事于尸則去杖者聽卜謂卜葬卜日也有事於尸謂虞及卒

哭祔祭事尸時也敬卜及尸故去杖也大夫于君所則輯杖者君謂世子也若大夫與世子俱來在門外位大夫則輯杖敬嗣君也于大夫所則杖者大夫若不與世子俱來而與諸大夫俱在門外位既同是為君杖無相敬下故並得杖拄地也云大夫于君所輯杖謂與之俱即寢門外位也者以經云子大夫寢門之外杖故知是寢門外位若寢門內位則君亦輯之大夫當去杖也 大記

大夫之喪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為夫人之命去杖為世婦之命授人杖 為于偽反 大夫有君命去杖此指大夫之子也而云大夫者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授人杖與使人執之同也 疏曰大夫有君命則去杖者大夫即大夫嗣子也嗣子而云大夫者鄭云通實大夫有父母之喪也對君命亦然也大夫及嗣子有君命則去杖以敬之也大夫之命則輯杖者

若嗣子對彼大夫之使則斂杖以自卑下之也若兩大夫自相對則不去杖敵無所下也內子為大夫之命去杖者內子卿妻若卿大夫妻有夫及長子喪君夫人有命弔己者皆為大夫之命去杖也為世婦之命授人杖者若有君之世婦命弔內子敬之則使人執杖以自隨也世婦卑於夫人隨而不去也經云大夫之喪不舉命婦而舉內子卿妻者舉內子則命婦可知也文相互也欲見卿喪與大夫同又曰經云大夫之喪則其子非大夫也今云大夫有君命是謂子為大夫經雖以子為主兼通身實為大夫有父母喪也

士之喪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

疏曰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君命其妻于夫人之命如大夫之禮君命夫人之命皆去杖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大夫之命其妻於世婦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之禮大夫之命則輯杖世婦之

命則授人杖也於大夫世婦之命如大夫定本如大夫作如夫人二字與義亦通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者殯是為死者故數往日為三日杖是為生者故數來日為三日云主婦容妾為君女子子在室者前經大夫之喪云主人主婦此士之喪直云婦人皆杖婦人是衆羣婦故知容妾為君及女子子在室者也以其皆杖故也

子皆杖不以即位子謂凡庶子也不以即位與去杖同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哭殯謂既塗也哭柩謂啟後也大夫士之子於父父也尊近哭殯可以杖天子諸侯之子於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

疏曰子皆杖不以即位皇氏云子謂大夫士之庶子也不以杖即位辟適子也所以知此是大夫士庶子者見下有大夫士適子哭殯哭柩推此此大夫士適子故知此是大夫士之庶子也然案鄭注此云子謂凡庶子也凡于貴賤則庶子是也容人君適子入門輯杖猶得即位庶

子宜在門外之位去之故無即門内之位理也大夫士之適子則得哭殯哭柩如下所說其庶子則宜與人君之庶子同故並不得以杖即位也熊氏云此文承上君大夫士之喪下則此為君大夫士之庶子故注云子謂凡庶子義亦通也又曰不以杖即位鄭恐人疑庶子雖不得以杖即位猶得輯之入門故明之也言與去杖同凡去杖者不復輯也大夫士哭殯則杖哭柩則輯杖曰大夫士謂大夫士之適子哭殯則杖者既攢塗之後於父父也其尊偪近故哭殯可以杖也哭柩則輯杖者謂將葬既啓之後對柩為尊則斂去其杖又曰哭柩謂啓後也者啓謂將葬啓殯而出柩也知非未殯之前而哭柩者大夫士之喪未殯之前則未杖也云天子諸侯之子于父父也君也尊遠杖不入廟門者天子諸侯其尊廣遠廟門之内則去杖廟門謂殯宮門者天子所在故云廟也

已上大記

父在不敢杖矣尊者在故也堂上不杖辟

尊者之處也辟音避處昌慮反也尊者在不杖辟尊者之處不杖有事不父在不杖謂為母喪趨皆為其感動使之憂戚也問喪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衆臣杖不以即位喪服傳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辟尊者其子不以杖即位辟音避疏曰父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者其子長子之子祖在則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辟尊者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稽徐音啓顙桑黨反禮于私喪也尊者在不敢盡詳見喪通禮拜拱條庶子不以杖即位下適子也位朝夕哭位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舅不主妾

之喪子得伸也疏曰此一節論庶子父在應杖及不應杖之節庶子不以杖即位者謂適庶俱有父母之喪也適子得執杖進阼階哭位庶子至中門處而去之以下於適子也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者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子不得以杖即位以辟祖故耳非厭也今此父不主庶子喪故庶子子則得杖即位也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妾子亦厭而降服以服其母也至于祖雖尊貴而並不厭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其孫不降其父也庾云謂雜記上為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鄭注辟尊者案祖不厭孫而長子之子不以杖即位者以祖為其父主故辟尊不敢俱以杖即位耳猶如庶子之子亦非厭也父不為庶子主故其子以杖即位可也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者此謂庶子也父不主其妻故其子得為妻以杖即位也雜記云為妻父母在不杖亦是庶子而云不杖者亦謂同宮者也又喪

服注云為其妻以杖即位謂庶子也舅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可以杖即位小記

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不菲不次菲一本作扉扶畏反疏曰凡人為妻齊衰杖而非屨今壻為之不杖不菲不次非草屨也不次謂不別處止哀次也壻為妻合服齊衰杖而非屨及止哀次今未廟見而死其壻唯服齊衰而已曾子問

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詳見喪服斬衰章

童子不杖不菲詳見喪服斬衰章

婦人童子不杖詳見喪服義

童子當室則免而杖同上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於是有爵而后杖轂工木反輠胡罪反又明瓦反

又胡管反　記庶人失禮所由始也　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　輪人作車輪之人　仇音求　疏曰闕穿也𨏉迴也謂穿車轂中而迴轉其輪　雜記

八十齊喪之事弗及也　王制

七十致政惟衰麻為喪　同上

五十不成喪　成猶備也所不能備謂不致毀不散送之禮也

七十唯衰麻在身　言其餘居處飲食與其時同也　疏曰散送謂經帶垂散麻以送葬玉藻云五十不散送注云送喪不散麻　大記

五十不散送　散悉但反　送喪不散麻始衰不備禮　疏曰始死三日之前要經散垂三日之後乃絞之至葬啓殯已後亦散垂既葬乃絞五十既衰不能備禮故不散垂　玉藻

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　大記

童子無緦服聽事不麻　皆為幼小不備禮也雖不服緦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

疏曰無緦服者童子唯當室與族人為禮有恩相接之義故遂服本服之緦耳若不當室則情不能至緦故不服也聽事不麻者鄭注云雖不緦服猶免深衣無麻往給事也案問喪及鄭注之意皆以童子不當室則無免而此注云猶免者崔氏熊氏並云不當室而免者謂未成服而來也問喪云不當室不免者謂據成服之後也知猶免深衣者以經但云無緦服是但不著緦服耳猶同初著深衣也知免者以問喪云免者不冠者之服故知未成服童子雖不當室初著免也

玉藻

或問曰免者以何為也為于偽反怔本所為施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禮曰童子不緦唯當室緦緦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緦音思不冠者猶未冠也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杖而免免冠之細別以次成人也緦者其免也言免乃有緦服

也冠古亂反問喪　婦人不宜袒同上　禿者不髽傴者不袒禿吐木反傴紆主反袒徒旱反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禿者　疏曰婦人謂未成人不髽故男子禿亦不免也傴者不袒袒者露膊傴者可憎故不露也喪服四制　然則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非不悲也身有錮疾不可以備禮也傴背曲也跛補禍反又彼我反足廢也錮音故問喪

右雜記喪服之變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二

詳校官尚書臣德保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吳俊

謄錄舉人臣周克鵬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七

宋 黃幹 撰

喪服制度十 喪禮八

補 家喪服各有制度設官掌之不如度者禁之朝廷之制既然則鄉黨亦自有制以故衣服不貳而風俗同後世浸無法度是以異政殊俗此知禮者所深歎也故設爲此篇以補其闕

小宗伯王崩縣衰冠之式于路門之外 縣音玄衰七雷反 制色宜齊同 疏曰式謂制及色故鄭云制色宜齊同知式中兼有色者案禮記問喪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

若枲齋斬之衰其色亦如貌故鄭知式中非有色也　春官

大僕縣喪首服之灋于宮門　首服之灋謂免髽笄總廣狹長短之數　夏官

肆師禁外內命男女之衰不中灋者且授之杖　不中灋違升數與裁制者　春官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疏曰云辨其名物者衣服有名則物色有與同也　春官

衰與其不當物也寧無衰　惡其亂禮不當物謂精麤廣狹不應法制　疏曰衰與其不當物也者此語乃通於五服而初發斬衰也衰喪服也當猶應也物謂升縷及法制長短幅數也衰以表情故制有法度若精麤不應廣狹非法使為失禮故云寧無衰也是雖有不如無也　檀弓

司服凡凶事服弁服服弁喪冠也其服斬衰齊衰此一條總言服制　春官

斬衰冠六升受冠七升義服正服其冠皆同　疏曰斬章有正義故其冠同六升也云受冠七升者據至虞變麻服葛時更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為衰更以七升布為冠

齊衰冠七升受冠八升齊音咨　疏曰此據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而言也正服冠八升義服冠九升　喪服記

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疏曰云齊衰大功冠其受也者降服齊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為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

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以其初死冠升皆與既葬衰升數同故云冠其受也大功亦然云緦麻小功冠其衰也者以其降服小功衰十升正服小功衰十一升義服小功衰十二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七升半冠皆與衰升數同故云冠其衰也　喪服疏衰杖期傳

緦衰冠八升　緦音歲　喪服記　此以上言冠之升數

斬衰冠鍛而勿灰　鍛丁亂反　疏曰以冠爲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冠六升勿灰則七升已上皆用灰也　詳見喪服傳

齊衰冠傳曰冠者沽功也　疏曰斬冠六升不言功者六升雖是齊之末未得沽稱故不見人功此三年齊冠七升初入大功之境故言沽功始見人功沽麤之義故云麤功見人功麤大不精者也　詳見喪服本章

公子爲其母練冠爲其妻縓冠　縓七絹反范倉亂反　公

子君之庶子也其或為母謂妾子也　疏曰練冠者以練而為冠縓冠者以布為縓色為冠　詳見喪服父在為母條　此以上三條言官制人功之異

斬衰冠右縫外畢　縫音逢又扶用反　右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　疏曰云右縫小功以下左者大功以上哀重其冠三辟積鄉右為之從陰小功緦麻哀輕其冠亦三辟積鄉左為之從陽二者皆條屬但從吉從凶不同也云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縫於武也者冠廣二寸落頂前後兩頭皆在武下鄉外出反屈之縫於武而為之兩頭縫畢鄉外故云外畢　詳見喪服本章

冠六升外縪　縪音必　疏曰若吉冠則從武上鄉內縫之縪餘在內謂之內縪若凶冠從武下鄉外縫之謂之外縪　詳見士喪禮成服條

三年之練冠亦右縫小功以下左　左辟象吉輕也　辟必亦反　疏曰小功以下輕故縫同吉嚮左也　雜

記

古者冠縮縫今也衡縫縮所六反衡依注音橫華彭反縮從也今禮制衡讀為橫今冠橫縫以其辟積多　從子容反

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解時人之惑喪冠縮縫古冠耳　疏曰古者自殷以上質吉凶冠皆直縫直縫者辟積襵少故一一前後直縫之今也衡縫者今周也衡橫也周世文冠多辟積不復一一直縫但多作襵而并橫縫之故喪冠之反吉非古也者周吉冠文故多積襵而橫縫也若喪冠質猶疏辟而直縫是喪冠與吉冠相反故云喪冠之反吉也而時人因謂古時亦喪冠與吉冠反故記者釋云非古也正是周世如此耳古則吉凶冠同從縫　檀弓　此以上四條論冠縫之制

斬衰冠繩纓疏曰以六升布為冠又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又齊衰冠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枲麻　喪服本章

疏衰冠布纓疏曰此布纓亦如上

繩纓以一條為武垂下為纓也　喪服本章

緦冠繰纓　繰音早繰當為澡麻帶絰之澡聲之誤也謂有事其布以為纓　疏曰緦冠繰纓緦衰冠治纓不治布又用澡治緦布為纓以輕故也又曰纓之澡字絲旁為之非澡治之義故讀從喪服小記下殤澡麻帶絰之澡云謂有事其布以為纓者緦麻既有事其纓就上澡之是又治其布故云有事其布謂纓布俱治　雜記

冠繩纓條屬　屬音燭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著之冠也　疏曰吉冠則纓武別材凶冠則纓武同材謂將一條繩從額上約之至項後交過兩相各至耳於武綴之各垂於頤下結之云著之冠者武纓皆上屬著冠冠六升外畢是　喪服本章

纓條屬厭　厭一涉反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厭伏也　疏曰云厭伏也者以其冠在武下過鄉上反縫著冠冠在武下故云厭也　詳見士喪禮成服條

喪冠條屬

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別徐彼列反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大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材才再反又如字疏曰此言吉冠則纓與武各別喪冠則纓與武共材也條屬者屬猶著也謂取一條繩屈之為武垂下為纓以著冠故云條屬也吉凶既異故云別吉凶也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者三年練冠小祥之冠也雖微入吉亦猶條屬與凶冠不異也吉冠則纓武異材焉者王藻云縞冠玄武之屬是異材也材謂材具雜記

喪冠不緌緌本又作緌同耳隹反去飾檀弓此以上七條論纓武緌之制

委武玄縞而后緌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玄玄冠縞縞冠也卷若圓反疏曰委武玄縞而后緌者委武皆冠卷也秦人呼卷為委齊人呼卷為武也玄玄冠也縞縞冠也玄縞二冠既先有別卷後乃可緌

故云而后縗也而大祥縞冠亦有縗何以知之前既云縞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既別安卷灼然有縗也

雜記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 謂父有喪服子為之不紕吉也 疏曰武用玄玄是吉冠用縞縞是凶故云不紕吉也 詳見變除練受服條

縞冠素紕既祥之冠 疏曰紕緣邊謂緣冠兩邊及冠卷之下畔其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耳縞是生絹而近吉 詳見變除大祥除服條此三條論玄縞冠制

右冠制 又案檀弓練角瑱疏曰人君平常用玉為之以掩於耳在初喪亦無至小祥微飾以角為之 詳見變除練條制度附見於此

斬衰苴絰傳曰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 苴七如反絰大結反蕡扶云反

疏曰爾雅云蕡枲實注云蕡麻子也以色言之謂之苴以實言之謂之蕡下言牡者對蕡爲名言枲者對苴生稱也枲是雄麻蕡是子麻　喪服本章　疏衰牡麻絰傳曰牡麻者枲麻也　枲思似反　疏曰牡麻者枲麻也者此枲對上章苴是惡色則枲是好色故間傳云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也　本章　疏衰期牡麻絰　本章　不杖者　本章　疏衰牡麻絰無受　本章　大功牡麻絰無受　本章　大功牡麻絰　本章　繐衰牡麻絰　本章　小功澡麻帶絰　疏曰謂以枲麻又治莩垢使之滑淨以其入輕竟也　莩音敷垢古口反　本章　小功牡麻絰　今案喪服齊衰大功小功皆言牡麻絰則齊衰以下皆牡麻絰惟殤小功一章澡麻帶絰　本章　公子爲其母麻爲其妻葛絰　麻者緦麻之絰帶也

葛經者以葛爲經帶　疏曰云麻者緦麻之經帶也者以經有二麻上麻爲首經腰經知一麻而含二經者斬衰云苴經鄭云麻在首在腰皆曰經故知此亦然知如緦之麻者以其此言麻緦麻亦云麻又見司服弔服環經鄭云大如緦之經則此云子爲母雖在五服外經亦當如緦之經故鄭以此麻兼緦言之也　詳見喪服父在爲母條　以上十一條論首經所用之才及有受無受之别

苴經大搹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搹音革　疏曰據鄭注無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爲正云去五分一以爲帶者以其

首經圍九寸五分去一總七寸五分寸之一也經帶之等皆以五分破寸斬衰之經圍九寸者首是陽故欲取陽數極於九自齊衰以下自取降殺之義無所法象也　詳見喪服斬衰傳　此一條論首經大小之異

苴經大搹左本在下　盈手曰搹搹扼也中人之扼圍九寸　疏曰云苴經者麻之有蕡者也苴經大搹左本在下者士喪禮文與此同彼此皆云苴經大搹先據首經而言也鄭注無問其人之大小皆以九寸圍之為正云左本在下者本謂麻根　同上

牡麻經右本在上　疏曰云牡麻經右本在上者上章為父左本在下者則此為母故右本在上也　詳見喪服齊衰傳

苴經大鬲下本在左牡麻經右本在上　苴經斬衰之經也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也　詳見士喪禮　此以上三條論首經左右本

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皆

七月不纓絰 絰有纓者謂其重也自大功已上絰有纓以一條繩為之小功已下絰無纓也 疏曰絰之有纓所以固絰猶冠之有纓以固冠亦結於頤下也五服之正無七月之服惟此大功中殤有之故禮記云九月七月之喪三時是也 詳見喪服大功章

大功牡麻絰纓 本章 此兩條論首絰有纓無纓之別

右首絰制

司服凡弔事弁絰服 弁絰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絰絰大如緦之絰 疏曰爵弁之形以木為體廣八寸長尺六寸以三十升布染為爵頭色赤多黑少今為弁絰之弁其體亦然但不同爵色之布而用素為之故云如爵弁而素云加環絰者凡五服之絰皆兩股絞之今言環絰即與絞絰有異矣謂以麻為體又

以一股麻為體糾而橫纏之如環然故謂之環絰加於素弁之上故言加環絰也云絰大如緦之絰者弔服環絰大小無文但五服之絰緦絰最小弔服之絰亦不過之是以約同緦絰故云絰大如緦之絰也　詳見補弔服

錫衰緦衰疑衰服皆弁絰　疏曰三衰皆同弁絰其婦人首服即鄭注喪服云凡婦人弔服吉笄無首素總是也　詳見錫衰緦衰疑衰之制條　又案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傳疏云凡婦人相弔吉笄無首素總者女子子為父母卒哭折吉笄之首布總此弔服用吉笄無首素總又男子冠婦人笄相對婦人喪服又笄總相將上注男子弔用素冠故知婦人弔亦吉笄無首素總也　春官

弁師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　弁絰王弔所服也其弁如爵弁而素而加環絰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司服職曰凡弔事弁絰服　疏曰云其弁如爵弁而素者案曾子問云麻弁絰鄭云麻弁絰者布

弁而加環絰也此不言麻者皆素為之故云而素也云而加環絰者謂先著素弁於下乃上加環絰故云加也環絰者大如緦之絰者緦麻絰五服之輕者弔服乃五服之外故約同之但緦之絰則兩股此環絰以一股纏之不糾麤細同耳引司服者證弁絰是弔服之絰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

各以其等如其命數也弁絰之弁其辟積如冕繅之就然

庶人弔者素委貌　夏官　今案曾子問云麻弁絰注曰麻弁絰者弁而加環絰又案雜記小斂環絰注曰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又喪大記君將大斂子弁絰即位于序端注曰子弁絰者未成服弁如爵弁而素此三條與司服弁師所謂弁絰其制竝同無少異者又案雜記小斂環絰疏家引鄭注弁師云環絰者大如緦之麻絰纏而不糾今此所謂彼經注也則是疏家已合小斂環絰與弔事弁絰二者而一之矣豈弁絰本為弔

服而設然親始死孝子去冠或在道或小斂大斂不可無飾故大夫以上亦以素弁而加環經耶當考

右弁經之制 婦人相弔首服附見本篇疏　又案弁經葛而葬則以葛為環經虞祝免澡葛經滯亦是治葛以為之詳見變除葬變服及虞變服條

親始死雞斯 雞斯當為笄纚聲之誤也　笄古兮反纚色買反徐所綺反　疏曰笄謂骨笄纚謂韜髮之繒　詳見喪禮義　右論笄纚

小斂卒斂主人括髮以麻 疏曰以用也括髮用麻也　詳見變除篇

卒斂馮尸主人髻髮袒 髻音括　髻髮者去笄纚而紒　紒音計　疏曰去笄纚而紒紒工著髻髮也　詳見士喪禮　右兩條論括髮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 冠古亂反　別男女也　別彼列反　疏曰此明男

子婦人冠笄髽免相對之節但吉時男首有吉冠則女首有吉笄是明男女首飾之異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為父男則六升布為冠女則箭篠為笄為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髽者吉時首飾既異今遭齊衰之喪首飾亦別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髽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髽免者鄭注士喪禮云以布廣一寸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如著幓頭矣 著丁略反幓七消反

詳見婦人笄總髽制條 右論笄免髽

斬衰括髮以麻為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

疏曰括髮以麻者自項以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幓頭焉為母初喪至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故亦云括髮以麻也免而以布者此謂為母與父異者也男女奉尸俠于堂訖主人拜賓即位若為父此時猶括髮若為母於此時以免代括髮故云為母又哭而免 喪服小

記

卒斂衆主人免于房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為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為之狀如今之著幓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　士喪禮　右兩條論括髮免

卒斂主人說髦疏曰說髦者髦幼時翦髮為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恒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親殁不髦是也　喪大記

既殯主人說髦既殯置銘于肂復位時也兒生三月鬋髮為鬌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為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髦之形象未聞　肂以二反鬌丁果反劉徒禍反　疏曰云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者內則云彼注云夾囟曰角午達曰羈其狀猶未聞　詳見士喪禮　右兩條論髦

右笄纚髻髮免髽之制

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總音摠　縞白絹也總束髮也長八寸　詳見變除

始死變服條

布總箭笄髽笄音雞髽側爪反　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笄篠竹也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着幓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　篠素了反紒音計括如字劉音活　疏曰云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者為出紒後垂為飾者而言以其布總六升與男子冠六升相對故知據出見者而言也又云髽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者髽有二種案士喪禮曰婦人髽于室注云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纚將齊衰者骨笄而纚今言髽者亦去笄纚而紒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髽髽之異

於括髮者既去纚而以髮為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其用麻布亦如著幓頭然是婦人髽之制也二種者一是未成服之髽即士喪禮所云者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是成服之後露紒之髽即此經注是也云斬衰括髮以麻則髽亦用麻者案喪服小記云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男子髻髮與免用布有文婦人髽用麻布無文鄭以男子髻髮婦人髽同在小斂之節明用物與制度亦應不殊但男子陽以外物為名名為括髮婦人陰以內物為稱稱為髽為異耳

傳曰緫六升長六寸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

長直亮反　緫六升者首飾象冠數長六寸謂出紒後所垂為飾也

疏曰云箭笄長尺吉笄尺二寸者此斬之笄用箭下記云女子子適人為父母婦為舅姑用惡笄則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云蓋榛以為笄是也吉時大夫與士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為笄今於喪中惟有此箭笄及榛

二者若言寸數亦不過此二等以其斬衰尺吉笄尺二寸櫝弓南宮縚之妻爲姑榛以爲笄亦云一尺則大功以下不得更容差降皆用一尺而已又曰男子冠六升此女子子總用布當男子冠用布之處故同六升以同首飾故也云長六尺謂出紒後所垂爲節也者若據其束本入所不見何寸數之有乎故鄭以六寸據垂之者此斬衰六寸南宮縚妻爲姑總八寸以下雖無文大功當與齊同八寸緦麻小功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笄同也詳見喪服斬衰章父條

齊衰帶惡笄以終喪笄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人質於喪所以曰卷持者有除無變卷俱免反疏曰惡笄者榛木爲笄也小記

箭笄終喪三年亦於喪所以自卷持者有除無變疏曰前云惡笄以終喪是女子爲母也此云箭笄終喪三年謂女子在室爲父也同上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

惡笄有首以髽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著丁畧反疏曰此二者皆期服但婦人以飾事人是以雖居喪内不可頓去修容故使惡笄而有首云惡笄有首以髽髽笄連言則髽有著笄明矣

傳曰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櫛莊乙反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或曰榛笄榛莊巾反疏曰案玉藻云沐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鄭云樿白理木為櫛櫛即梳也以白理木為梳櫛也彼樿木與象櫛相對故鄭云櫛笄者以櫛之木為笄云或曰榛笄者案檀弓云南宫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彼為姑用榛木為笄此亦婦人為姑與後同但此用樿木彼用櫛木不同耳蓋二木俱用故鄭兩存之也　詳見喪服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條

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疏曰與上文婦事舅姑齊衰同惡笄有首布總

也詳見齊衰母為長子條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縚吐刀反南宮縚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

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毋音無從從音摠一音崇又仕江反扈音戶誨教也爾女也從從謂大高扈扈謂大廣爾語助女音汝大音泰一音勅佐反

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榛側巾反木名人士鄭反長直亮反總束髮垂為飾齊衰之總八寸

疏曰夫子誨之作髽法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者上爾為女下爾語辭言期之髽稍輕自有常法女造髽時無得從從而大高又無得扈扈而大廣既教以作髽又教以笄總之法其笄用木無定故教之云蓋用榛木為笄其長尺而束髮垂餘之總八寸喪服傳云總六升長六寸謂斬衰也故此齊衰長八寸也以二寸為差也以下亦當然無文以言之喪服箭笄長一尺吉笄長尺二寸榛笄長尺斬衰齊

衰笄一尺降於吉笄二寸也但惡笄或用櫛或用榛故喪服有櫛笄故夫子稱蓋以疑之榛檀弓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

疏曰髽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其形有異同謂之髽也今辨男女竝何時應著此免髽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惟一種婦人之髽則有三其麻髽之形與括髮如一以對男子括髮時也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于時髽亦用麻也男子括髮先去冠纚用麻婦人亦去笄纚用麻又知有布髽者案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髽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髽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為母免則婦人布髽也知有露紒髽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明知此服竝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恒免則婦人不用布髽故知恒露紒也故鄭注喪服云髽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髽也何以知然喪服既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不容說女服之未成義也既言髽衰三年益知恒髽是露紒也

又就齊衰輕期髽無麻布何以知然案檀弓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無總總爾爾無扈扈爾是但戒其高大不云有麻布別物是知露紒悉名髽也又案奔喪云婦人奔喪東髽鄭云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去纚大紒曰髽若如鄭旨既謂是姑姊妹女子子等還爲本親父母等惟云去纚大紒不言布麻當知期以下無麻布也然露紒恒居之髽則有笄何以知然案笄以對冠男在喪恒冠婦則恒笄也故喪服婦爲舅姑惡笄有首以髽鄭云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以兼此經注又知恒居笄而露紒髽也此三髽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正有二髽一是斬衰麻髽二是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笄髽衰是斬衰之髽用麻鄭注以爲露紒明齊衰用布亦謂之露紒髽也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者以其義於男子則免婦人則髽獨以別男女而已非別有義也賀瑒云男去冠猶婦人去笄義盡於此無復別義也

小記　又案襄公四年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注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疏曰髽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為枲麻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顙上鄭玄以為去纚而紒案檀弓記稱南宮縚之妻孔子之兄女也縚母喪孔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鄭玄云從從謂太高扈扈謂大廣若布高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憂其從從扈扈而誨之哉如鄭玄去纚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室為父髽衰三年空露紒髮安得與衰共文而謂之髽衰也魯人逆喪皆髽豈直露紒迎喪哉凶服以麻表髽字從髟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惟髽而已同路迎喪以髽相弔傳言魯於是始髽者自此以後遂以髽為弔服雖有吉者亦髽以弔人檀弓曰魯婦人之髽

而弔也自敗於臺鮐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髽而相弔知於是始髽者始用髽相弔也

右婦人笄總髽制婦人首亦苴絰詳見要絰篇婦人之帶牡麻絰本疏

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凡凶事服弁服其服斬衰齊衰詳見冠制條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

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　疏曰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衰異冠同者以其三升半謂縷如三升半成布還三升故其冠同六升也云以其冠為受受冠七升者據至虞變麻服葛時更以初死之冠六升布為衰更以七升布為冠以其葬後衰殺衰冠亦隨而變輕故也云衰斬衰也者總二衰皆在斬衰章也云或曰三升半者義服

也者以其斬章有正義子為父父為長子妻為夫之等
是正斬云諸侯為天子臣為君之等是義斬此三升半
是義服但無正文故引或人所解為證也云六升齊衰
之下也者齊衰之降服四升正服五升義服六升以其
六升是義服故云下也云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
者下注云重者輕之故也云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
以服至尊宜少差也者以父與君尊等恩情則別
故恩深者三升恩淺者三升半成布還三升也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為受受冠八升

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為母

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
其冠為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　疏曰此據
父卒為母齊衰三年而言也若父在為母在正服齊衰
云言受以大功之上也者以其降服大功衰七升正服
大功衰八升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
冠九升亦以其冠為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

者上斬言三升主於父此言四升主總衰四升有半其於母正服已下輕故不言從可知也

冠八升此謂諸侯之大夫為天子總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　疏曰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縷之精麤也者據升數合在杖期上以其升數雖少以縷精麤與小功同不得在杖期上故在小功之上也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者據縷如小功小功已下乃是兄弟故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至尊則天子是也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為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

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即葛及緦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　疏曰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者以其小功大功俱有三等此惟各言二等故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以此二小功衰受二大功之冠為衰二大功初死冠還用二小功之衰故轉相受也云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者以其七升乃是殤大功殤大功章云無受此主於受故不言七升者也云欲其文相值值者當也以其正大功衰八升冠十升與降服小功衰十升同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其冠十一升與正服小功衰同既葬以其冠為受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初死冠皆與小功衰相當故云文相值也是冠衰之文相值云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為受也降服既無受而亦覆言之者欲見大功正服與降服冠同升數之意必冠同者以其自一斬及四齊衰與降大功冠皆校衰二等及至正

大功衰八升冠十升冠與降大功同上校二等者若不進正大功冠與降同則冠宜十一升義大功衰九升者冠宜十二升則小功緦麻冠衰同降小功衰冠當十二升正服小功冠衰同十三升義服小功當冠衰十四升緦麻冠衰當十五升十五升即與朝服十五升同與吉無別故聖人之意進正大功與降大功同則緦麻不至十五升若然正服大功不進之使義服小功至十四升緦麻十五升抽其半豈不得為緦乎然者若使義服小功十四升則與疑衰同非五服之差故也云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者聖人之意重者恐至滅性故抑之受之以輕服義服齊衰六升是也輕者從禮者正大功八升冠十升既葬衰十升受以降服小功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衰十一升受以正服小功二等大功皆不受以義服小功是從禮也是聖人有此抑揚之義也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

以即葛及緦麻無受者文出小功緦麻章以其小功因故衰惟變麻服葛為與也其降服小功已下升數文出閒傳故彼云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此衰之發於衣服者也鄭注云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鄭彼注顧此文校多少而言云服主於受據此文不言降服大功小功緦麻之受以其無受又不言正服義服齊衰者二者雖有受齊斬之受主於父母故亦不言若然此言十升十一升小功者為大功之受而言非小功有受彼注云是極列衣服之差者據彼經總言是極盡陳列衣服之差降故其言之與此異也以上疏

喪服記

斬衰三升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緦麻十五升去其

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去起呂反縷力主反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服主於受是極列衣服之差也差初佳反 疏曰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以三月之喪治其麻縷其細如緦故云緦麻以朝服十五升抽去其半縷細而疏也有事其縷事謂鍛治其布纏縷也無事其布謂織布既成不鍛治其布以哀在外故也云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者案喪服記云齊衰四升此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多於喪服篇之二等故云多二等也喪服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此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喪服記又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此云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是多於喪服一等也云服主於受者以喪服之經主於受服者而言以大功之殤無受服故不列大功七升以喪服父母為主故略齊衰五升六升而不言也云是極列衣服之差也者以喪服既略故記者於是經所以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也 間傳

斬衰裳凡服上曰衰下曰裳　疏曰言斬衰裳者謂斬三升布以為衰裳不言裁割而言斬者取痛甚之意案記云衰廣四寸長六寸綴之於心然衣亦總號為衰非止當心而已故諸言衰皆與裳相對至於弔服三者亦謂之為衰也傳曰衰三升疏曰衰三升者不言裳裳與衰同故舉衰以見裳為君義服三升半不言者以縷如三升半成布三升故直言三升舉正以包義也喪服本章

疏衰裳齊三年疏猶麤也　疏曰案上斬衰章中為君三升半麤衰鄭注雜記云微細焉則屬於麤則三升正服斬不得麤名三升半成布三升微細則得麤稱麤衰為在三升斬內以斬為正故沒義服之麤至此四升始見麤也至於大功小功更見人功之顯緦麻極輕又表細密之事皆為哀有深淺故作文不同也本章

疏衰裳齊期本章

不杖者本章

疏衰裳齊無受者本章

大功

布衰裳無受者疏曰言大功者斬衰章傳云冠六升不加灰則此七升言鍛治可以加灰矣但麤沽而已言大功者用功麤大故沽疏其言小者對大功是用功細小 本章

大功布衰裳疏曰此成人大功章

繐衰裳疏曰此繐衰是諸侯之臣為天子天子七月葬既葬除此不言帶屨者以其傳云小功之繐也則帶屨亦同小功可知

傳曰繐衰者何以小功之繐也繐音歲 治其縷如小功而成布四升半細其縷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繐 本章

小功布衰裳五月者疏曰此殤小功章禮言小功者對大功是用功麤大則小功是用功細小精密者也 本章

小功布衰裳疏曰此成人小功章

緦麻三月者疏曰此章五服之內輕之極者故以緦如絲者為衰裳又以澡治莩垢之麻為絰帶傳

曰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謂之緦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抽猶去也　疏曰八十縷為升十五升千二百縷抽其半六百縷縷麤細如朝服數則半之可謂緦而疏服最輕故也云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者案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傳曰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二衰皆同升數但錫衰重故治布不治縷衰在內故也此緦麻衰治縷不治布衰在外故也本章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朝直遙反去起呂反　緦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　疏曰加灰錫也者取緦以為布又加灰治之則曰錫言錫然滑易也經云去其半而緦始云加灰錫明此緦衰不加灰不治布故也　雜記此以上論衣裳升數之異

公子為其母麻衣為其妻麻衣此麻衣者如小

功布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練冠而麻衣縓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縓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　疏曰麻衣者謂白布深衣　詳見喪服父在為母條

斬衰裳傳曰斬者何不緝也　疏曰此對下疏衰裳齊齊是緝此則不緝也

疏衰裳齊傳曰齊者緝也　疏曰緝則今人謂之為緶也言齊對斬

凡衰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　袧劉音鉤又恪憂反　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為工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殺色界反劉色例反大音泰便婢面反辟音壁　疏曰云凡者總五服而言故云凡以該之云衰外削幅者謂縫之邊幅向外裳內削幅幅者亦謂縫之邊幅向內云幅

三袧者據裳而言為裳之法前三幅後四幅幅皆三辟攝之以其七幅布幅二尺二寸幅皆兩畔各去一寸為削幅則二七十四丈四尺若不辟積其腰中則束身不得就故須辟積其腰中也腰中廣狹任人麤細故袧之辟攝亦不言寸數多少但幅别以三為限耳鄭云大古冠布衣布者案禮記郊特牲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云唐虞以上曰太古也是大古冠布衣布也云先知為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為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者此亦唐虞已上黄帝已下故禮運云未有麻絲衣其羽皮謂黄帝已前下文云後聖有作治其絲麻以為布帛後聖謂黄帝是黄帝始有布帛是時先知為上後知為下便體者邊向外於體便有飾者邊幅向內觀之善也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為喪服者又案郊特牲云緇布冠冠而敝之可也注此重古而冠之耳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以白布冠質以為喪冠也以此言之唐虞已下冠衣皆白布吉凶同齊則緇之鬼神尚幽闇三

代改制者更制牟追章甫委貌為行道朝服之冠緇布冠三代將為始冠之冠白布冠質三代為喪冠若然此後世聖人指夏禹身也以其三代最先故也云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者案曲禮云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鄭云屈屈中曰朐則此言袧亦是屈中之稱一幅凡三處屈之辟兩邊相著自然中央空矣幅別皆然也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者朝服謂諸侯與其臣以玄冠服為朝服天子與其臣以皮弁服為朝服祭服者六冕與爵弁為祭服不云玄端亦是士家祭服中兼之凡服惟深衣長衣之等六幅破為十二幅狹頭向上不須辟積其他腰間已外皆辟積無數似喪冠三辟積吉冠辟積無數也然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者前為陽後為陰故前三後四各象陰陽也惟深衣之等連衣裳十二幅以象十二月也

若齊裳內衰外

齊緝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衰者外展之　疏曰據上齊斬五章有一斬四齊此據四齊而言不一斬者

上文已論五服衰裳縫之外內斬衰裳亦在其中此據衰裳之下緝之用針功者斬衰不齊無針功故不言也言若者不定辭以其上有斬下不齊故云若也言裳內衰外者上言衰外削幅此齊還向外展之上言裳內削幅此齊還向內展之並順上外內而緝之此先言裳者凡齊據下裳而緝之裳在下故先言裳順上下也鄭云齊緝也者據上傳而言之也云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緝者謂齊衰至緦麻並齊衰既有針功功緦之名則沒去齊名亦齊可知也言展之者若今亦先展訖乃行針功者也

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　疏曰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適辟領即下文適也出於辟領外旁一寸摠尺八寸也

適博四寸出於衰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為尺六寸也出於衰者旁出衰外不著寸數者可知也　疏曰此辟領廣四寸據兩相

而言云出於衰者謂此胸前衰而言出也云博廣也者若言博博見寬狹之稱上下兩旁俱名為博若言廣則惟據橫濶而言今此適四寸據橫故博為廣見此義焉云辟領廣四寸者據項之兩相向外各廣四寸云則與濶中八寸也者謂兩身當縫中央總濶八寸一邊有四寸并辟領四寸為八寸云兩之為尺六寸也者一相濶與辟領八寸故兩之總一尺六寸云出於衰者旁出衰外者以兩旁辟領向前望衰之外也云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者以衰廣四寸辟領橫廣總尺六寸除中央四寸當衰衰外兩旁各出衰六寸故云不著寸數可知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

廣衰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右有辟領孝子哀戚無所不在　疏曰衰長也據上下而言也綴於外衿之上故得廣長當心云前有衰後有負版者謂負廣出於適寸及衰長六寸博四寸云左右有辟領者謂左右各四寸云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者以衰之言推孝子有哀摧之志負在背上

者荷負其悲哀在背也云適者以哀戚之情指適緣於父母不兼念餘事是其四處皆有悲痛是無所不在也

衣帶下尺

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廣古曠反　疏曰謂衣腰也云衣者即衰也但衰是當心廣四寸者取其哀衰推在偏體故衣亦名為衰今此云衣據在上曰衣舉其實稱云帶者此謂帶衣之帶非大帶革帶也云衣帶下尺者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麤細取足為限也云足以掩裳上際也者若無腰則衣與裳之交際之間露見裏衣有腰則不露見故云掩裳上際也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旁兩廂下際也

衽二尺有五寸

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疏曰云掩裳際也者對上腰而言此掩裳兩廂下際不合處也云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者玉藻文案彼士已上大帶垂之皆三尺又云有司二尺有五寸謂府史紳即大帶也紳

重也屈而重故曰紳此但垂之二尺五寸故云與有司紳齊也云上正一尺者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為正正者正方不破之言也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邪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横斷之留下一尺為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衽衽各二尺五寸兩條共用布三尺五寸也然後兩旁皆綴於衣垂之向下掩裳際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以其婦人之服連衣裳故鄭上斬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

袂屬幅 屬音燭劉又音蜀 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 疏曰屬幅者謂整幅二尺二寸凡用布為衣物及射侯皆去邊幅一寸為縫殺今此屬連其幅則不削去其邊幅取整幅為袂必不削幅者欲取與下文衣二尺二寸同縱横皆二尺二寸正方者也故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二尺二寸亦足以運肘也

衣二尺有二寸 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

也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闊中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　肱古弘反　疏曰云此謂袂中也上云袂據從身向袪而言衣據從上向掖下而言云言衣者明與身參齊者袂所以連衣為之衣即身也兩旁袂與中央身總三事下與畔皆等變袂言衣欲見袂與衣齊三也故云與身參齊云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者案深衣云袂中可以運肘鄭注云肘不能不出入彼云肘此云肱也凡手足之度鄭皆據中人為法故云中人也云衣自領已下云云者鄭欲計衣之用布多少之數自領至腰皆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相而言故云衣二尺二寸倍之為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故云倍之為四尺四寸也云加闊中八寸者闊中謂闊去中央安項處當縫兩相總闊去八寸若去一相正去四寸若前後據長而言則一相名長八寸通前兩身四尺四寸總五尺二寸也云而又倍之者更以一相五尺二寸并計之故云又倍之云凡衣

用布一丈四寸者此惟計身不計袂與袪及負衽之等者彼當丈尺寸自見又有不全幅者故皆不言也

袪尺二寸 袪魚起反 袪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併步頂反拱九勇反 疏曰云袪袖口也則袂末接袪者也尺二寸者據複攝而言圍之則二尺四寸與深衣之袪同故云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以袪橫與深衣尺二寸據橫而言不言緣之深淺尺寸者緣口深淺亦與深衣同寸半可知故記人略不言也 喪服記 此以上論裁造衣裳之制

端衰喪車皆無等 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 疏曰端衰謂喪服上衣以其綴六寸之衰於心前故亦曰衰端正也吉時玄端服身與袂同以二尺二寸為正而喪衣亦如之用衰綴心前故曰端衰也等等差也言喪之衣衰及惡車天子至士制度同無貴賤等

差之別也以孝子於其親情如一也案喪服記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其制正幅故云端此云端衰則與玄端同

雜記

苴衰不補 疏曰苴衰不補者言齊麻之衰雖破不補 喪服四制 此兩條通論衰裳之制

縣子曰綌衰繐裳非古也 綌去逆反麤葛也繐音歲布細而疎曰繐 非時尚輕涼慢禮 疏曰綌葛也繐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記當時失禮多尚輕細故有喪者不服麤衰但疏葛為衰繐布為裳故云非古也古謂周初制禮時也 檀弓 此論衰裳非古

練練衣黃裏縓緣 疏曰練小祥也小祥而著練冠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為中衣黃裏者黃為中衣裏也縓緣者縓為淺絳色緣謂中衣領及褎緣也裏用黃而領緣用縓者領緣外也

鹿裘衡長袪 疏曰鹿裘者亦小祥後也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喪時同用大鹿皮為之鹿色近白與喪相宜也衡橫也袪褎

縁口也前時已有衰但短小至小祥更作大長者橫廣之又長之為袪更新造之又加此三法也**袪褐之可也**疏曰褐謂衰上又加衣也吉時衰上皆有褐喪已後雖有衰衰上未有褐衣至小祥衰既横長又有袪故加褐之可也詳見變除練受服條此論練衣裳之制

右衰裳制

女子子在室為父衰三年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袵　疏曰婦人不殊裳者以其男子殊衣裳是以衰綴於衣衣統名為衰故衰裳並見案周禮内司服王后六服皆單言衣不言裳以連衣裳不別見裳則此喪服亦連裳於衣衰亦綴於衣而名衰故直名衰無裳之別稱也云衰如男子衰者婦人衰亦如下記所云凡衰外削幅以下之制

如男子衰也云下如深衣者如深衣六幅破為十二闊頭鄉下狹頭鄉上縫齊倍要也云深衣則衰無帶下者案下記云衣帶下尺注云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今此裳既縫著衣不見裏衣故不須要以掩裳上際也云又無衽者又案下記云衽二尺有五寸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彼據男子陽多變故衣裳別制裳又前三幅後四幅開兩邊露裏衣是以須衽屬衣兩旁垂之以掩交際之處此既下如深衣縫之以合前後兩邊不開故不須衽以掩之也　詳見喪服斬衰章父條

右婦人衰制

斬衰苴絰　疏曰云苴絰者謂苴麻為首絰要絰　傳曰苴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為帶齊衰之絰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大功

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 疏曰士喪禮云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腰經小焉鄭注云經帶之差自此出焉謂子夏言經帶之差出於士喪之經 詳見首經章

疏衰牡麻經 今案斬衰疏曰云苴經者謂苴麻為首經要經此牡麻經亦謂牡麻為首經要經 本章

小功澡麻帶經 澡者治去莩垢不絶其本也 疏曰此殤小功章自上以來皆帶在經下今此帶在經上者以大功已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殤小功中有下殤小功帶不絶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經上到文以見重與常例不同云澡者治去莩垢者謂以枲麻又治去莩垢使之滑淨以其入輕竟故也 詳見喪服本章

經殺五分而去

一 疏曰絰殺者案喪服傳云首絰大搹去五分一以為帶是首尊而腰卑宜小故五分而去一象服數有五也

小記 公子為其母麻為其妻葛絰 麻者緦麻之絰帶也為妻葛絰帶妻輕 詳見喪服父在為母條 此以上論腰絰所用之才及大小之制

苴絰大鬲下本在左要絰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絰右本在上亦散帶垂 苴七如反鬲音革又作搹絰大結反 苴絰斬衰之絰也牡麻絰者齊衰以下之絰也 疏曰小斂記當服未成服之麻也云亦散帶垂者不言尺寸亦與苴絰同垂三尺首絰大鬲鬲是搤物之稱故據中人一搤而言大者據大拇指與大巨指搤之故言大也 詳見士喪禮

大功牡麻絰傳曰殤之絰不樛垂蓋未成人也 樛居糾反 樛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

已上散帶　疏曰凡喪至小歛皆服未成服之麻麻經麻帶大功已上散帶之垂者至成服乃絞之小功以下初而絞之今殤大功亦於小歛服麻散垂至成服後亦散不絞以示未成人故與成人異也　詳見喪服本章

大功以上散帶詳見喪服變除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詘而反以報之澡音早詘丘勿反　報猶合也下殤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為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　疏率所律反又音律糾居黝反徐居蚪反散先但反

曰澡率治麻為之者謂戞率其麻使其潔白也云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者其帶本垂今乃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中分麻為兩股合而糾之以垂嚮下也所以然者明親重也凡殤散帶垂者謂成人大功以下之殤其殤既輕惟散麻帶垂而下不屈而上糾之異於下殤小功故也　小記此以上論腰經制造之異

斬衰苴絞帶傳曰絞帶者繩帶也絞戶交反　疏曰以絞麻為繩作帶故云絞帶也王肅以為絞帶如要經焉雷氏以為絞帶在要經之下言之則要經五分去一為絞帶　詳見喪服本章

疏衰布帶　疏曰布帶者亦象革帶以七升布為之此即下章帶緣各視其冠是也　詳見喪服本章

疏衰期傳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　疏曰帶謂布帶象革帶者　詳見冠制條

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　疏曰其布帶則與齊衰同　詳見喪服斬衰章　此以上論絞帶之制

斬衰疏衰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疏曰既虞卒哭之帶以葛代麻帶又差小於前以五分去一惟有四分見在三重謂作四股糾之積而相重四股則三重未受

服之前麻帶為兩股相合也此直云葛帶三重則首絰雖葛不三重也猶兩股糾之也詳見變除既虞卒哭受服條

練葛要絰

疏曰小祥男子去首絰惟餘要葛也詳見練受服條

右要絰帶制

案本朝淳化五年贊善大夫胡旦奏議曰小記篇有絰帶差降之數斬衰葛帶與齊衰初死麻之絰同故云絰俱七寸五分寸之一所以然者就苴絰九寸之中五分去一以五分分之去一分故云七寸五分寸之一其帶又就葛絰七寸五分寸之一之中又五分去一故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齊衰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大功初死麻絰帶同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也其帶五分首絰去一就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之中去其一分故餘有四寸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大功既虞變葛之時又漸細降初喪一等與小功初死麻絰同俱

四寸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其帶五分首經又五分去一就四寸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之中五分去其一分得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小功既虞變葛之時又降初喪一等與緦麻初死麻經同其帶五分首經去其一就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之中又五分去其一分故其餘有二寸三千一百二十五分寸之二千九百六十六分是緦麻以上變麻服葛之數也詔五服差降宜依所奏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 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苴經也

疏曰知婦人亦有苴經者喪服首云苴經杖下經男子婦人俱陳則婦人亦有苴經令此經不言婦人苴經者記其異謂男子帶有散麻婦人則結本是其異者云此齊衰婦人者以其牡麻宜言齊衰以下至緦麻皆同

牡麻也云斬衰婦人亦苴絰也者此亦據帶而言以其帶亦名絰喪服云苴絰杖鄭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絰則婦人有苴麻為帶絰可知 詳見士喪禮上 此一條論婦人腰絰之制

婦人葛絰而麻帶 疏曰婦人既虞卒哭其絰以葛易麻故云葛絰帶則有除無變終始是麻故曰麻帶 詳見變除既虞卒哭受服條 此一條論婦人虞卒哭腰絰之制

右婦人要絰帶制 斬衰婦人苴麻絰見本篇注疏

司服王為三公六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士大夫疑衰

君為臣服弔服也鄭司農云錫麻之滑易者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布無事其縷緦亦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疑衰十四升玄謂無事其縷哀在內無事其布哀在外疑之言擬也擬於吉 易以豉反去起呂

反　疏曰天子臣多故三公與六卿同錫衰諸侯五等同緦衰大夫與士同疑衰不見三孤者與六卿同又不辨同姓異姓亦以臣故也云君為臣服弔服也者欲見臣為君斬君為臣無服直弔服既葬除之而已鄭注喪服破升皆為登布八十縷為登登成也今云十五升則千二百縷去其半則六百縷也云有事其縷又有事其布者皆謂以水濯治去其垢者也玄謂疑之言擬也擬於吉者以其吉服十五升今疑衰十四升少一升而已故云擬於吉者也凡弔皆不見婦人弔服者以婦與夫同故喪服云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是婦與夫同此一條論錫緦疑衰之等

凡弁經其衰侈袂侈呂氏反袂彌世反　侈猶大也弁經服者弔服也其衰錫也緦也疑也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　疏曰弁經者謂弔服也其首著弁經身著錫衰緦衰疑衰侈大也其此等三衰大作其袂凡常之袂二尺二寸此等三衰

其袂半而益一袂大三尺三寸也若士則其衰不修也故周禮司服有玄端素端注云變素服言素端者明異制大夫已上侈之明士不侈故稱端雜記此一條論弔服之制

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縷衰在內也緦者不治其布衰在外易以鼓反疏曰但言麻者以麻表布之縷也又云錫者十五升抽其半者以其縷之多少與緦同詳見補弔服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傳

此一條論錫衰之制

右錫衰緦疑衰之制婦人弔服婦與夫同附見本篇疏

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如之何曰女

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疏曰深衣謂衣裳相連前後深邃故曰深衣詳見變除篇夫子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疏曰始死則易去朝服著深衣詳見變除篇此論始死深衣之服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緦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緣如深衣之緣疏曰云緣如深衣之緣者案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此既在喪服之內則是中衣矣而云深衣以其中衣與深衣同是連衣裳其制大同故就深衣有篇目者而言之案玉藻云其為長中繼揜尺注云其為長大中衣則繼袂揜一尺若今褏矣若然中衣與長衣袂手外長一尺案檀弓云練時鹿裘衡長袪注云袪謂褏緣袂口也練而為裘橫廣之又長之又為袂則先時狹短無袪可知若然此初喪之中衣緣亦狹短不得如玉

藻中衣繼揜一尺者也喪中緣用布明中衣亦用布中衣用布雖無明文亦當視冠　詳見冠制條　此論齊衰大功小功緦麻初喪中衣之制

公子為其母麻衣縓緣其妻麻衣縓緣　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為不制衰裳變也　疏曰云縓縓緣者以繒為縓色與深衣為領緣云為不制衰裳變也者以其為深衣不與喪服同故云變也詩云麻衣如雪者彼麻衣及禮記檀弓云子游麻衣并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皆云十五升布深衣與此小功布深衣異引之者證麻衣之名同取升數則異禮之通例麻衣與深衣制同但以布緣之則曰麻衣以采緣之則曰深衣以素緣之袖長在外則曰長衣又以采緣之袖長在衣內則曰中衣此三者之衣皆用朝服十五升布六幅分為十二幅而連衣裳袖與純緣則異深衣連衣裳而純以緣素純曰長衣有表則謂之中衣以此言之則長衣中衣皆用素純　詳見喪服父在為母條　此

論公子為母妻麻衣之制

大祥素縞麻衣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　詳見變除大祥變服　此論大祥麻衣之制

右深衣麻衣長衣中衣之制

斬衰苴杖傳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疏曰經惟云苴杖不出杖體所用故言苴杖者竹也下章直云削杖亦不辨木名故因釋之云削杖者桐也

疏衰削杖本章

母為長子削杖嫌服男子當杖竹也母為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為己　小記

杖各齊其心皆下本疏曰云杖各齊其心者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為斷也云皆下本者本根也　本章

杖下本竹桐一也順其性也　疏曰云順其性也謂下其根本順木之

性

士喪記 絰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絰 如要絰也要一遥反 疏曰杖大如絰者謂如要絰也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 小記 此言杖體所用及大小之制

右杖制

斬衰菅屨傳曰菅屨者菅菲也外納 屨九具反 疏曰周公時謂之屨子夏時謂之菲案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 喪服本章 記屨外納 疏曰此則菅屨也云外納者謂收餘末鄉外為之取醜惡不事飾故也 疏衰疏屨三年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藨皮表反劉扶表反蒯古怪反 疏曰藨是草名案玉藻云屨蒯席則蒯亦草類 本章 疏衰疏屨期 本章 不杖麻屨 此亦齊衰言其異於上 本章

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疏曰大功以上同名重服故大功與齊衰三月可同繩屨謂以麻繩為屨喪服小記小功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約也疏曰約者案周禮屨人職屨舄皆有約繶純純者於屨口緣繶者牙底接處縫中有條約者屨鼻頭有飾為行戒吉時有行戒故有約喪中無行戒故無約以其小功輕故從吉屨為其大飾故無約也喪服本章公士大夫之眾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傳曰繩屨者繩菲也繩菲今時不借也喪服斬衰條

此以上八條論屨制輕重之別

練繩屨無約約其俱反疏曰繩屨者謂父喪菅屨卒哭受齊衰蒯藨屨至小祥受大功繩麻屨也無約者約屨頭飾也吉有喪無檀弓

此一條論練屨之制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素屨葛屨屨有約有繶有純者飾也素屨

者非純吉有凶去飾言葛屨明有用皮時　疏曰素屨者大祥時所服去飾也葛屨者自赤舃以下夏則用葛為之若冬則用皮為之在素屨下者欲見素屨亦用葛與皮故也下經注云散屨與此素屨同是大祥時則大祥除衰杖後身服素縞麻衣而著此素屨故云非純吉言去飾者經素屨不云絇繶純故知去飾無絇繶純也

辨外内命夫命婦之散屨　散素但反散屨亦謂去飾　疏曰上明王及后等尊者舃屨訖此明臣妻及嬪以下之屨也

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祭祀而有素屨散屨者惟大祥時　疏曰惟大祥時者此據外内命夫命婦為王斬衰而言初死著菅屨卒哭與齊衰初死同疏屨既練與大功初死同繩屨大祥與小功初死同吉屨無絇是以上經注云非純吉故云惟大祥時也但上經據畢云散散與素一也　此論大祥素屨散屨之制　天官

不屨繐屨　繐音歲繐屨喪屨也縷

不灰治曰繐　疏曰案喪服記云繐衰四升有半繐衰既是喪服明繐屨亦是喪屨云繐不灰治曰繐者斬衰冠六升傳云鍛而勿灰則繐衰四升半不灰治可知言此者欲見大功未可以冠子恐人以冠子故於屨末因禁之也

士冠禮此條因冠禮見繐屨之制

右屨制

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木車蒲蔽犬䄙尾櫜疏飾小服皆疏　乘繩證反䄙莫歷反櫜沈音羔劉姑道反　木車不漆者鄭司農云蒲蔽謂臝蘭車以蒲為蔽天子喪服之車漢儀亦然犬䄙以犬皮為覆笭玄謂蔽車旁禦風塵者犬白犬皮既以皮為覆笭又以其尾為戈戟之弢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若攝服云服讀為箙小箙刀劍短兵之衣此始遭喪所乘為君之道尚微

備姦臣也書曰以虎賁百人逆子釗亦為備焉　羸魯
火反劉音果答力丁反劉音泠弦吐刀反緣悅絹反
疏曰云木車不漆者喪中無飾後至禫乃漆之此明木
車及下素車等皆未漆也先鄭云謂羸蘭車者此舉漢
時有羸長蘭乘不善之車故舉以說之也云犬䄢以犬
皮為覆笭者古者男子立乘須馮軾軾上取皮覆之故
云犬䄢古謂蔽車旁禦風塵者上文重翟厭翟之等為
蔽皆是禦風塵故知此蔽亦是禦風塵也云犬白犬皮者
士喪記主人乘惡車白狗幦是也云既以皮為覆笭又
以其尾為戈戟之弢者明䄢與櫜共用大櫜則弢也云
麤布飾二物之側為之緣者案喪服齊衰已下皆稱疏
禮之通例凡言疏布者皆據大功布而言若然則以八
升布為二物之緣也云若攝服者案既夕記云貳車白
狗攝服注云攝猶緣也狗皮緣服差飾也小服刀劍短
兵之衣者此小箙即既夕記云主人乘惡車白狗幦蒲
蔽犬服鄭彼注云笭閒兵服以犬皮為之是也云此云

遣喪所乘者此喪車五乘貴賤皆同乘之是以士喪禮主人乘惡車鄭注引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是其尊卑同也云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也者案士喪有犬服則此小服亦是其常今言為君之道尚微備姦臣者此言非為小兵服以戈戟人君乃有之然服備姦臣為尾櫜戈戟而言也引書曰者顧命文彼以成王崩子釗康王也康王常在尸所以為嫡子故使康王出鄉門外以虎賁百人更以太子之禮迎之別於庶子必用虎賁備姦臣者證人君有戈戟亦是備姦臣

素車棼蔽犬襆素飾小服皆素

棼扶云反 素車以白土堊車也棼讀為蘋蘋麻以為蔽其襆服以素繒為緣此卒哭所乘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 堊烏路反又烏浴反蘋扶文反 疏曰鄭知素車以白土堊者爾雅釋宮云地謂之黝牆謂之堊堊謂以白土為飾則此素車亦白土為飾可知云棼讀為蘋蘋麻者義取用麻為蔽

之意云其禩服以素繒為緣者禮之通側素有二種其義有色飾者以素為白土義有以繒為飾即以素為繒故鄭釋二素以白繒別釋之也云此卒哭所乘者案士喪禮卒哭丈夫說絰帶於廟門外婦人說首絰下說帶是卒哭變服即易車案喪服大功章注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此鄭云卒哭據士而言也云為君之道益著在車可以去戈戟者以經不云尾櫜明去戈戟故為此解也

藻車藻蔽鹿淺禩革飾 故書藻作轙杜子春轙讀為華藻之藻玄謂藻水草蒼色以蒼土堊車以蒼繒為蔽也鹿淺禩以鹿夏皮為覆笭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既練所乘

疏曰鄭為蒼色者且藻之水草見為蒼艾色也云鹿淺禩以鹿夏皮為覆笭者夏時鹿毛新生為淺毛故鄭云鹿夏皮為覆笭也云又以所治去毛者緣之者以經云革飾皮去毛曰革故以去毛言之云此既練所乘者王喪十三月練是變除之節故知此即既練所乘也

髹

車雚蔽然榠髤飾 雚音丸髤香求反 故書驩作龍髤為軟杜子春云龍讀為驩軟讀為桼垸之桼直謂髤桼也玄謂驩車邊側有桼飾也雚細葦席也以為蔽者漆則成藩即吉也然果然也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此大祥所乘 軟音次桼音七垸胡翫反

疏曰後鄭知驩為邊側之飾者以下文漆車全有漆則此時未全為漆故知驩是邊側少有漆也云漆則成藩者下文藩蔽者因此舊蔽而漆之則藩者以此為本故云漆則成藩也云然果然也者果然獸名是以賈氏亦云然獸名也云髤赤多黑少之色韋也知色如此者紫下注雀黑多赤少故知此髤是赤多黑少者也云此大祥所乘者以二十五月大祥除服之節故知此車是大祥所乘也

漆車藩蔽豻榠雀飾 漆車黑車也藩今時小車藩桼席以為之豻胡犬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此禫所乘 豻五旦反禫直感反

疏曰知漆是黑者凡漆不言色者皆黑且大夫所乘

黑車及篆縵之飾直得黑名是凡車皆黑漆也鄭知漆席以爲之者以其席即上文雀上注云漆即成藩是也云豻胡犬者謂胡地之野犬云雀黑多赤少之色韋也者鄭以目驗雀頭黑多赤少雀即緅也此禫所乘者以二十七月禫祥之節素縞麻衣而服禫服朝服綅冠故知當禫所乘也案下文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皆吉時所乘之車既言天子至士喪車五乘尊卑等則大夫士禫亦得乘漆車所以大夫士禫即乘漆車與吉同者禮窮則同也 春官

主人乘惡車 詳見士喪禮拜賓及賓章 端衰喪車皆無等 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 雜記

右喪車之制

儀禮經傳通解續卷十